

續飛俠傳



康德六年九月十六日印刷
康德六年十月六日發行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俠義
小說
續飛俠傳
定價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人
孟 康 興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所
振興排印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續飛俠傳

卷二

第一回 鄭顛仙獨指金門藏 凌雲鳳雙探銅瓦寺

詩曰 大錯天教鉄鑄成 烟霏霧結酒初醒 彩毫欲佈東坡陣 焦尾翻聽北鄭聲

白水真人劉泉 正與蕭逸帥徒談及家中以往之事 猛聽得靜室中 如同陳雷怒降之音 紙振

得頭目暈眩 尾瓦齊飛 劉泉就知不好 遂命俞允中 守護蕭吳二位 自己忙忙的率領諸人

趕至靜室觀看劫過大廳 遠遠的就看見靜室以外 自己所佈的劍光 仍然在那裏盤旋周密

如同一匝銀牆相彷彿 劉泉這才放心知道并未出事 遂命蕭宅諸人在外面等候 自己領着魏趙二

位師弟 各揹着劍訣進了屋中 祇見燈光已滅 塵土亂飛 好在這三位眼光是煉出來的 遠能

暗中視物 突見有兩道碧綠的火光 在屋頂盤舞不定 蕭玉與崔瑤仙伏在一個牆角下 抱作

一團 地上竹陣之中 兩張獸皮在那裏跳個不住 大有躍躍飛出之勢 劉泉就知道這妖怪

法的作用 伏着自己的道術確正 終是外邪不能侵犯 劉泉趕緊將飛劍放出 又用罡氣佈在

竹陣之中 才將妖法鎮住 那兩道妖火光彩慘淡 本欲飛出 無奈外面的劍光被劉泉催逼的

風雨不透 妖火就像凍窗的蒼蟬相彷彿 一頭無掃處 三個人見了這種光景 非常的好笑 展

眼之間 那兩道妖火被劍光逼的走頭無路 化作兩點燈火一般大小 跌落屋中 已意無形消

滅了 劉泉見妖法已破 這才命魏青將燈火重新點起 見蕭崔二人 只嚇的神色大變 汗

出如藩遠在那裏抖作一團 劉泉等見了非常的可憐 遂笑道 妖法已破汝等勿須怕了 這個妖火倒是怎樣來的 你二人因何怕的這個樣子呢 快些說來 貧道自有降牠之法 崔玉瑤仙這才站起身來用水袖擦了擦汗 長吁了一聲說道 好險好險 若不是仙帥來到弟子等早被天門派拿了去了 這必是妖人林瑞 因為仙帥救了弟子等 復用仙法將弟子等生辰扣住 那妖人得了警報 用令牌連拘弟子們魂魄 仗着仙帥的道力保護弟子們 自學得每人打了七八個寒禁 明知道是那妖人在那裡恨弟子們 破壞他的大事 連用令牌拘攝吾等 真靈回去 好用他的浩刑煅煉 以洩憤恨 可是他拘攝不動弟子們 明知不妙 正要呼救之時 還未容喊聲出口呢 瞥見屋中發現兩道碧綠的火光 弟子等久在銅瓦寺知道是那妖人的血焰針的利害 這兒來取弟子性命來了 當時知道不免於死遂 卽拉了妹妹躲在屋角下淨待慘死 不知何故 那血焰針連射弟子幾次 好似弟子身上有什麼剋制相妨 連下連回同時就一聲雷响 已將燈火振滅 竹陣中獸皮振的亂動 不止弟子們還怕牠飛了出去 那上有弟子們生辰 還怕那妖人得到 仍然用浩刑煅治弟子真靈 正在駭恐之時 幸而仙帥趕到才破了他的妖法此時心中尙且跳個不住 呢 劉泉不由的哈哈大笑道 汝等大可寬心 勿論那林瑞怎樣的利害 有吾等在此 怕他何來遂又重新在屋中滿佈了罡氣 又到外面檢視了一回 見無破壞之處 這才放心卽命七星真人趙光斗留在靜室保護崔玉瑤仙祇要一見妖法卽用七星劍打牠 光斗點頭領命 劉泉這才携同魏青出了靜室 來到蕭逸外室將 方才之事說了一遍蕭逸師徒以

及衆門人子侄雖會武術 那裡見過這種妖法 亦是嚇得驚擬不止 說道若不是衆住仙師看到 拙荆的面上 趕到這裏 不但小可師徒性命不保就 是全村生靈亦就不望瓦全了 劉泉笑道 貧道與令正歐陽夫人 并不譏面 遂將自己的來歷 怎樣奉師命 元江取寶 謁拜鄭顛仙 怎樣不准駕劍飛行 并囑路上遇事即管魏青中毒 怎樣聽見郝榮諸位談及村主家事 怎與 林瑞門人對敵 擬與村中送信與令徒倉卒相遇 自己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蕭逸師徒更是感 激不盡了 衆人正在談論之際 猛聽得檐前微有金秋掃敗葉的聲音 劉泉等以爲必是妖人潛 師前來報仇 剛要對敵的工夫 只見簾櫳一啓 由外面進來一位二十多歲花容月貌的道姑 劉泉就是一楞 蕭清忙趕了過去說道 嬌娘你老人家可回來了 若不是這幾位仙師來到 叔 叔與吳二哥就有性命之憂了 說着蕭宅子侄門人一同過來跪倒行禮 劉泉魏青這才知道是本家 的女主人歐陽霜回來了 蕭逸見妻子回來 心中非常的喜慰 遂與她等彼此介紹 大家免不了 客套了一陣 又將各人的來意說了一回 歐陽霜道賤妾前次臨走時 預囑村主與吳誠在白 日內不可出門一步 恐有流血之災 因何村主對於東風屬耳 致有此禍 若非衆位道友趕 到 豈不悔之晚矣 劉泉道事已過去 說也無益 但是妖人林瑞雖然一時敗北 出在偶然狡 幸 況蕭崔二位已被貧道扣留在此 林瑞豈能善罷干休 據村主所云 於琵琶壠遇見二甘之 時 說了些不倫不韜之言 本來即有意來奪此村說 是取的什麼寶貝 何況現在又破壞他的 妖法設要一旦盛怒而來 咱這裏會劍術的人位太少 恐有鞭長莫及之吁 不知夫人何以教我

呢 歐陽霜道 這一層貧道早已慮到此處 本意此次回來索性將寶物起出 携同丈夫子侄門人逃奔大熊嶺 躲一時再作道理 又想妖人見吾等將寶帶走 致他不能取元江之寶 怕他遷怒於全村 那時於心何忍呢 故此回來擬於丈夫議一萬全之策 難得衆位至此 想道友念在闔村生靈之面 定有良策以處萬全 貧道願聽驅策誓死無悔 劉泉道夫人勿得過謙 敝兄弟既已遇到此處萬 無袖手之理 好在人多出良謀 大家均有責任 彼此台議以處之但 不知夫人所說村中何有寶物 林瑞何以知之 還望夫人明白教我 然後再講歐陽霜道 貧道那年拜在大熊嶺苦竹巖顛仙門下時 吾師曾云 本村湖中藏有一面蛟螭鏡 已有千年 乃是臥雲村鎮湖之寶 無論怎樣亢旱 此湖之水并不減少分毫午夜常有寶光出現皆 此鏡之力也家師云此鏡乃三江之水母 開地遂之寶鑰 元江所藏之寶庫 非此鏡不能開峨帽仙府 猶非元江寶庫內所藏石匣中的 朱崔靈符及軒轅蛟螭二鏡不能開此鏡關係重大故此家師命弟子妥爲保管 恐怕落在異派手中 那時塵世生靈即無瞧賴矣 因此才賜七禽壽菓樹的種子 散植村臥預意即在保護此鏡 矯稱防守全村 劉泉聽至此 目視魏青 彼此會意 暗暗點贊成恩師有先知之明 否則因何不令御劍飛行一路 有事弟管 可見蓄意不在作外功的了 又聽歐陽霜道至於天門派勢力幼稚伊派祖師 首襲林瑞雖然妖法利害 諸位前輩尊師以正足 可以克邪 最可怕的就早林瑞的業師 本省鎮康縣管境內 南雪山風雷崖 藏魔洞中幾個魔君 自稱八妖人 稱八魔的妖法利害無比 各人又有各人的利害 法寶在中等的劍仙比丘絕不是他等

的對手將 來如果林瑞的事敗 必要轉求八魔出世 那時乃是吾等正門戶中第一的大克星不
然的話峨嵋教主齊漱芝 與妻妙一夫人苟藍 因何故親去東海煉習法寶呢 就是專爲爾雪
山八魔出世與咱們各派作對的時候用的 據家師的眼光觀測的結果 恐怕教主夫妻空費了
數年的心血道力 還不能奈八魔的分豪 收伏他的人此時還不能明白 非有偉大的道術法力
不能收效呢 劉泉等聽了 不由嚇的驚魂動魄暗 想齊教主 那是何等的道法 若再不是八
魔的對手 就未免太已不近情理了 但是顛仙所說之言 又是十中八九的絕 無欺謊之言
自己始終是擬信 撥半歐陽霜在旁已 看出他的意思了 笑道 劉道友豈不知山外有山 人
外有人的比譽嗎 一物與必有一物克 這是將來之事 何必說牠呢 咱們大家姑且研究 目
下對付大門派這個難題 如果大門派 林瑞率諸惡徒 或明或暗 前來裝奪咱們這里 人
單勢孤 一遇大敵如 何能保必勝之券呢 劉泉道 就是這一層極有研究的價值 現在蕭村
主 師徒的病體初愈 健康并未恢復 一旦警報傳來 充其量的會劍術者 祇有夫人與貧道
兄弟共五位 臥雲村 幅員遼闊大有鞭長莫及之吁好在太熊嶺 距此非遙 吾等奉師命來到
元江取金門的寶藏 已由叔業師凌真人 賜給信柬一封 命到元江時 就使拜請鄭師叔出首
幫忙方才據夫人所言 本村湖中藏蛟螭鏡一面 乃是取金門寶藏的鎖鑰 關係甚重以貧道
愚見所及擬請師弟俞允中 賚信親至苦竹庵 專誠拜謁 叔父并將此事就便稟明 吾想她老
人家 定有相當的善處之策 不知夫人以爲如何呢 歐陽霜聞聽 非常的贊成 遂即催促道

事在燃眉 卽請俞仙師急速勸身 到大熊嶺面謁家師或者代請幾位劍仙俠客 或者借來幾宗利害的法寶 回來保護本村 那就萬無一失了 劉泉點頭 遂命允中由包袱內 將凌真人的書信取出 頂在頭上 卽時起身 允中奉了師兄之命將 衣服重又整理整理 背後背着那口煉魔銀河劍又 向歐陽霜問了問大熊嶺的方向 歐陽霜一夕指明 允中卽向衆人告辭起身 大家遂後相送 來到大廳以前 向衆人一抱拳彼此道聲珍重 身形一晃 就地一道金光起處允中早已破空而去 歐陽霜見此光景 不由的暗中佩服不已 不表衆人重回書房 靜候佳音 單說允中頭頂師尊的書信 辭了衆人直 向元江大熊嶺禦劍飛行而來 在空中整在緊催劍光之時 大約走到新平界的天空 猛見東北上一道紫微微的劍光 急馳而來允中一見 這道劍光亦是本門的宗派 諒着不是敵人 微將劍光停住仔細觀看 既至那道劍光飛到臨近 才看見劍光中裏着一位黑衣少女 年紀不到二十 只生的美麗無匹 允中看着 非常的眼熱好 像似在那裡見過多次相彷彿 怎麼一時想她不起呢 允中正在苦想之時 忽聽那女子叫道 北去的飛行道友 可且允中俞大哥嗎 允中聽她說話 才想起來答道是的 來的可是湘英戴賢妹嗎 那女子笑道還虧你想起來兩個人這才不約而同 按落劍雲 墜到一座山麓之下 找了一座竹林 兩個人走了進來 各將手怕取出 將石上的塵土擲了擲 一齊落坐 湘英道 小妹於家中添師臨走時 兄長不覺仍然在家的嗎 怎麼也學會了劍術呢 不知兄長的令師是那一派那一位呢 允中長吁了一聲 就將自己 因爲雲鳳 以及大家全都在戴

家場 拜師訪友 怎麼拘起來自己的志願 破產爲善 到衡山尋投曾祖岳追雲叟白谷逸 怎

麼被窮神法渾相救收爲門人 怎麼奉師命至雪山青 螺谷去取六魔厲吼的首級 滔々不斷

的 一直說到現在奉師命到 元江取寶并有某人回來 此時奉大師兄白水真人劉泉之命 到

大熊嶺苦竹庵拜求師敍鄭顛仙設法保護臥雲村等語 又問湘革別後之情湘 英亦將自己的經

過 簡略說了一回 并道此次因奉師命到苦竹庵拜謁鄭師叔 借用至寶靈光馭去辦一件重要

的事情 兩個人又談了幾句閒話 好在是去到一個地方 這才重又駕起劍光飛起 展眼之間

已過元江 帶到大熊嶺 按落劍光直奔苦竹庵而來 剛到竹林 忽見由東面竹

林深處 來了一老一少 兩位女子 只見前一位老人家 正是那位顛仙鄭燮

後面跟隨一位穿紅的少女 年紀不到二十歲 遠看去如同晨烟撒牡丹相彷彿 說什麼

避月羞花 沈魚落雁 雖月殿嫦娥廣寒仙子不如也 俞允中不看則已 既至身臨

切近 呀 正是那位自己爲她犧牲財產性命 受盡了千苦萬苦的那一位未婚的愛妻凌氏雲鳳

允中此時恍如焚境 滿眼金光亂繞 兩耳蟬鳴 一樑心靈騰騰跳個不住 眼前一黑 險些

個跌倒在地 此時湘英已然看見雲鳳 還以爲允中未曾看見呢 遂用纖指一拉允中的劍穗

低聲說道 兄長 你看她是誰來了 又將朱唇向着雲鳳一努嘴 她那裏知道允中此時正什難

過之際 只見顛仙領着 鳳 已到面前 湘英早搶着與顛仙行禮 又與雲鳳也顧及行禮了

雙棺着抱在一處 彼此心中悲喜交集 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苦辣酸甜鹹 比開一座調和鋪還

全的多。了。此待允中也跑了過來。彼此相見。又聽允中代她回家省父欠贈給的萬金養老費。雲鳳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又是愛他。又是憐他。雲鳳此時腹中百轉柔腸。千思萬想。就是。一個勁兒覺着對不起人家。顛仙在旁看見他等這一翻舉止動作。心中暗暗的好笑。這才說道。你三人久別重逢。林外便是荒庵。何不到庵中叔闍。呆在這裏作什麼。三個人如同當頭棒。喝如夢方覺的神氣。才知道還有前輩仙人在旁守候呢。這才一同舉步前行。早見庵門前。有兩位十六七歲的女童兒。一個個生的端庄美麗。想是本庵的女童。在那裏恭恭敬敬。候着迎接師尊的大駕。見了顛仙跑了過來。一齊跪倒行禮。顛仙命她等起來。與允中等介紹。才知道是師叔的末座弟子。冠羣英張邁倫。女童將師父的包袱接將過來。頭前代路。大家到了雲房。雲鳳又向顛仙叩謝。白犀潭解救之德。然後顛仙手持八部神龍混元至寶盒。自到靜室用工。並道小徒過江公幹來回。暫命冠張二童陪着諸位談話。少時貧道功課完時。再陪列位談話未遲。衆人也就同聲說道。請師叔你老人家請便能。弟子們也好談談別後之情。顛仙手持寶盒。用仙指對着粉壁上一劃。忽然一道金光閃過。顛仙已入靜室去了。粉壁上依然無有痕跡。衆人無不點頭暗吁。望洋不及。這才一齊歸坐。允中又問雲鳳白犀潭晉謁韓仙子經過的情形。懸崖之中。遇見韓仙子護道的羣若非師叔起到。恐有性命之虞。雖然經了一次的大險。幸而在地仙府得了濟龍符。神禹令。並兩柄太洪戈。悉是神仙至寶。萬金難買的珍品。說着取了出來。大家又瞻仰了一回。雲鳳又問臥雲村到是怎麼一段事呢。允中又將內中的詳情。

說了一遍 雲鳳聽罷 祇樂的手舞腳踏 說道這回可就好了 那湖中既有蛟螭鏡 可取元江的金門寶藏 內中的朱雀神符 蛾帽仙府就不愁開了 將來五帝仙府一開 吾們蛾帽派中的子弟 各一修進之所 又可以親眼看看各仙各派的神仙 物 這場開府勝會 多年的企望 這回可不遠了 允中笑道 妹妹先不用歡喜 可知到世上的事情 好事多磨嗎 平空裏出來一和天門邪派 專與吾等作對 天門派的首領九首龔林瑞 不知怎麼也知道元江金門寶藏 林瑞打算奪了臥雲村 得過來蛟螭鏡 如去取寶 幸而這粵師叔的弟子歐陽霜和先仿備 一遭在臥雲村四面種了三百株七禽毒菓 才將林瑞抵擋一陣 現在吾等到那裏又與林瑞結了深仇 故此大師兄 才命愚兄來此請師叔設法幫忙 以破妖黨 雲鳳聽了 滿面嬌嗔道 諒 他不過是一個賊頭罷了 何必顛師叔親身前去 只要妹子一劍 那個林瑞就 倖免了 允中深知雲鳳的性質高傲 向來的不服人 諒來勸也無益 只可敷衍着說了幾句 就算過去了 此時顛仙功課已完 仍從假門出來 大家一齊讓坐 顛仙遂命女童與衆人預備晚齋 少時齋飯齊備 端了上來 無非些香稻米 山中的蔬菜而已 大家也就遂便入席就坐 少時吃完 將殘饌撤去 照例漱盥吃茶 允中就將自己此次的來意 詳細稟明 又從頭上將師父的書信取出 雙手献上 顛仙展開觀看大概 不過是凌洋派弟子劉泉四人到元江取寶 拜託顛仙從中幫忙 如果發現異派爭取獨力能敵更好否 則用劍書通知 吾等再爲二步的應援等語 顛仙看畢 又問了問臥雲村近日守備的情形 及天門派猖獗的經過 允中遂即逐件稟明 顛仙吁道 令

師向來是一冲的老皮氣 金門寶藏乃是前代仙人廣成子的遺寶 在漢以前 就藏在崑崙山之中 後來經了二位地仙毛公劉根同心工作 苦煉五火將此用真火煉了九九之日 眼看成工 以致古洞被火煉的生香驚動天上地下八部邪神 率領千萬山精海怪 知道崑崙山取寶 都來搶奪 幸被護寶諸仙 將羣魔趕走洞中 寶物早已通靈 此時洞門已開 全部飛出 分爲兩處 一部落在龍門巫峽 一部落在元江水眼 事已千年 師自不量力 派汝等來取 這不是胡鬧嗎 貧道前在南明山修養時 卽知此寶 在此故此才遷來此地坐鎮 一則監視外魅偷取 二則專待機緣 好在此寶已到出世之年 汝師此舉 雖出孟浪可也不算逆天而行 汝師旣以專函相託 只好盡人事而聽天命罷 但見天門派的首領九首夔林瑞 他的道術到可對付 只怕他將來一失敗 勢必搬弄伊師南廬山風雷崖藏魅洞的八魅出頭 與咱們爲難 那就熱鬧了 不但貧道 汝師及一般的劍仙 不是他等敵手 就是咱們教主 齊真人夫妻 神尼優曇恐亦怕要甘敗下風 他等自處魅山私隔八妖 其實他等所最怕的就是東方真人妖 但見咱們與這幾位妖爺 素無來往 怎好相求 這真叫作事急抱妖脚 恐怕是來不及了 求也無效 貧道所慮者在此 但見事在人 爲任天造定劫數 當然機輪已動 孽已鑄成 吾輩已不得不如此了 允中與雲風湘英及各門人聽了這辯論 一個個嚇的面面相覷 雲風吓的也不和孩子性了 允中看了看顏仙的面色 唯囑着說道師叔 那孽依奴老人家的主義 此事應當怎樣的辦法呢 顏仙想了想道 此事只可先與令師去信 請他在崑崙宮秘地招集各派的高等劍仙

向大家報告一切 請他們無有什麼要時 不可遠離青螺宮 或有必要遠出時 得將去的地址留下 以作咱們的後援 元江金門寶殿現已到了出世之年 即是咱們再不動手時 異派諸人

也要動手奪取 假如此寶落在左道旁門之手 再將五座仙府 開開他等橫行於世 不但咱

們宗派受他等的權殘 即是世界上的生靈 亦恐無瞧類矣 好在咱們秉承天心 取出寶藏

作諸正用 必邀鬼神暗中呵護 湘英因為有師命在身 來至寶靈光馭 明日即將此寶拿去

復命 不便在此久留 如見令師之面 可以代吾懇商 請她時邀幾位同道仙 到臨時與吾

等應援 那時候吾等飛劍 即刻起身 以免誤事 湘英連忙站起 口稱遵命 可是心中有些

不自在 以為此地有這個熱鬧的事 無緣目覩 因有師命在身 不敢違背 顛仙又向雲鳳道

凌師侄可以暫去幾天 因為汝有韓仙子所贈的至寶 遇事幫忙 亦不為無補汝 與允中在此

休息一夜 明日拂曉 汝等即可起身到臥雲村坐鎮 事到開始時 貧道必到 汝等走後 貧

道即以列書通知各派傳語歐陽霜等 遇事慎重 與天門派接觸時 但能少結冤仇 並少傷生

靈 以重上天好生之德為是 以免有傷天和 雲鳳允中心中自然是歡喜不盡 顛仙分派已畢

命冠羣英姐妹與大家預備坐鋪安歇 顛仙分付已畢 自己又退回靜室 用工去了 這幾個

人 全是各按坐位 盤膝打坐 閉目養神 一夜晚景不題 次日黎明 大家下了坐塌 梳洗

已畢 只見顛仙由靜室出來 手中捧著靈光馭的錦匣 先打付湘英起身 又諄々囑咐了幾句

湘英接過錦匣 請示用法 顛仙詳細傳示口訣 湘英等才與衆人告辭 禦劍飛回 見師復命

顛仙又命允中雲鳳起身 允中又重新稟請了一遍 顛仙點頭應允 他二人這才告辭 各駕劍光飛在空中 一路上免不了各說思慕之情 允中真是萬想不到 還有今天與愛妻交臂飛行 一路上話語嗚嗚早望見哀牢山的山景 由允中指點着 與雲鳳觀看某處是一線大 某處是萬松崖 某處是毒菓樹 山谷之中炊烟縷縷 湖面如鏡 那就是臥雲村了 二人正在天空中觀玩山景 猛見由萬松崖的道口 劍的一道碧翠的光華飛起 直向東北大空中飛去 允中恐是林瑞派來的惡徒 暗探臥雲村的消息 當下二人一催劍光 追了上去 隱隱看見一道碧翠的劍光 內中裹着一位衣裳襤褸的少婦 背上斜揹着一根四尺來長的竹筒子 右手揸着劍訣 左手提着破衣 一遍翠雲相彷彿 直往東北飛行 猛聽得背後破空的聲音 一回頭看見男女二人 各駕劍光飛返不捨 也擬是林瑞一黨 只見她刷的一按劍雲落在平原草地上 將背後竹筒兒撒下來 嚇的聲音由裏面取出一雙兵力 被日光一恍 寒光耀眼 冷氣森森 向着允中雲鳳二人一指喝道 後面追趕的妖黨 快些下來 待村主奶奶結果你等的性命 就是允中雲鳳同時也將劍光收起 落在塵埃 雲鳳由背後撤出青晶劍 允中撤出銀河劍 一看那位貧婦 手中執着這對兵器 非常的特別 冷氣赤赤寒光一片 每隻約有三尺五六寸長 其形如同護手鈎相彷彿 可呈扁錐形 約有三指來寬 越往尖部愈銳 一面是刀 一面帶着鋸齒兒 手握處有一枝如意娥媚刺兒 不用時可以捏倒 即可裝入竹筒兒內 並不害事 允中雲鳳並不認識何種的兵器 那門用的 書中暗表 這對兵刃名叫鋸齒娥媚如意寶刺 也是一對寶刀 可以

切金斷玉 水斬蛟龍 能斷犀角 話說充中用手口劍一指喝道 你可是林瑞派夫的惡黨 還不報上名來領死 那女子聽得這一問 就知道雙方全出誤會 只聽她啣了一聲 將雙刺捏倒 娥媚針兩隻一合 裝入竹筒以內 雙足一頓一縷 翠光一閃 早已破空而去 再一抬頭 早已不見 允中雲鳳楞々呵々不明是何原故 二人祇得重駕劍光 飛回臥雲村中 來到湖濱落下 劍雲正趕上郝潛夫與蕭清尋查蕭清 叫郝潛夫接待 自己跪到廳房 報告大家 一聽允中同一位女子來了 知道是請來的幫忙的 此時蕭逸師徒已能行走 當下蕭村主率領了男女衆人 迎了出來 彼此見面 允中代爲雙方介紹 劉泉方知是大名鼎鼎的劍仙 凌雪鴻的娘家會孫女 凌雲鳳 又是自己師母 白髮龍女雀五姑的曾孫女 又是愛徒當下大家彼此見禮 歐陽霜走了過來 拉了雲鳳往裡相讓 一同來到東邊廳房 按次序落坐 允中卽將師叔顛仙吩咐的話 說了一遍 代請各派劍仙作爲咱們的後援 又提起在萬松崖道口 遇見一位衣服襤褸的少婦 雙方出與誤會及至彼此諒解之後 她啣了一聲 破空而去 但不知貴村中可有這樣會劍術的女子嗎 蕭逸猛然想起 那日在琵琶壠受傷之後 在昏迷之中 還是這個女子給的丹藥 親身送到後山 救吾師徒性命 那個窮少婦看着面熟的很 怎麼想她不起呢 歐陽霜連忙站起來問道 但不知此人怎樣的相貌身段呢 允中雲鳳又描寫了一回 只見歐陽霜呀的一聲 倒退了兩步坐在那裡眼中落淚不止 蕭逸見歐陽霜如此光景 連問妻子此人倒是誰呢 誰知問了半半 歐陽霜更是哭的很痛 並不答言 蕭逸忽然想起她來 也是呀的一聲

退了回來坐在椅子上。眼睛也是紅紅的。眼淚當着衆人祇是不好意思吊下來。他二人心中明白。可是別人誰知道是那葫蘆藥。雲鳳是個急性子。見他夫妻這種嘴臉。還是緊着追問。她到是誰呀。值的賢梁孟這樣的傷。蕭逸嘆了一聲道。姑娘不必問了。久而自明。這一來雲鳳更摸不着頭腦了。還要問時允中一拉她的長袖。知道內中有難言之隱。自己也就不便追究了。可是雲鳳心中已癢了個大疙疸。無奈這才拿話差開。說道鄭師叔現已用劍書通知各派劍仙。咱們就算是有了依靠了。可是咱們這裏到是怎樣的辦法。依吾看還得公舉出來一位總攬大成的才好指揮。不然的話。一遇強敵押境。大家進退不齊。敵愾之心不能一致。臨時返道悞事。衆人齊道凌姑娘所見甚是。那麼就請劉仙師暫時作爲主帥罷。劉泉辭道。貧道雖然痴長幾歲。心中並無成竹。人地生疏。那是決不敢當此重任的。歐陽霜道。劉道友不必過謙。如覺地理不熟的話。何妨由村主作爲副帥。這可無什麼難題了罷。衆人也是這樣主張。劉泉見衆心專一。所見皆同。也不好再辭了。也就應了下來。衆人大喜當面燕村主分付家人。鳴鑼招集全村人等。齊集武場預備公位。聽候新村主調遣訓示。小時人數報齊。遂由蕭逸夫妻陪了衆人。來到武場。此時蕭玉崔瑤仙身體復元。也同大家到武場伺候。劉泉來到武場觀看。只見正北將台上。預備下一正一側兩座公案。全是鋪着大紅猩猩。後面交椅上鋪着全虎皮的椅披。正面帥案上放着村中的兵符令箭。與村主的印信筆墨花名冊等類。側座交椅是大紅猩猩椅披。桌案上除了一副筆硯外並無別物。當由蕭逸請白水真人劉泉升了正坐。自己在側

面公案前相陪 左右五把交椅 東首頭一位是趙光斗 二位是俞允中 三位是魏青 西首頭一位是凌雲鳳 二一位是歐陽霜 以下各門人子侄 均在台下兩旁雁翅兒排班站立 前面就是本村五百餘名壯丁 其餘本村的父老兄弟 諸姑姐妹俱在遠遠的瞧着 只見蕭村主先將莊丁花名冊取過來 按名點叫 一名不缺 這才向衆人講演天門派惡人 怎樣狼子野心藉想非分 打算要來奪本村 自己怎樣受傷多虧這幾位仙師趕到相救 又蒙這位凌姑娘不遠千里而來 乃是峨嵋有名的劍仙門人來此 幫同咱們共除妖當 以救本村千餘口生靈 現在因爲妖人法術甚爲利害 本村主僅會武功 不明道術 今天爲始公舉 這位白水真人劉仙師爲本村之主 將來與天門派正式開仗之時 劉仙師即擔任本村的主帥 所有本村一切政治軍務 及攻守戰陣等項事宜 希望諸位叔伯兄弟悉聽新村主的號令 萬勿違誤 倘犯典章法無親疏即是本村主亦得担負 懇處台下大家方知強敵在邇 已換有道術的新村主 保護全村生命財產 衆人無不鼓掌歡迎 然後又由劉村主向大家發表一切 即此後防禦諸法 衆人見新村主處地得井井有條 無不鼓舞歡呼 劉村主遂即拔下令箭一枝 先叫何渭蕭清聽令 二人應聲至台前打躬 劉村主命他二人帶領村丁二十名到一線天道口防守 一得警報立即飛報 又命郝濶夫蕭貴二人帶村丁二十名 去守萬松崖 四人各接令箭前往況地防禦去訖 村主又命紫武蕭野 吳誠 蕭玉 各帶村丁二十名 分爲二班輪流尋查本村境內 一有警報立即通知 衆人各按職責前往 新村主又辦了幾件公務 然後擺手解散休息 歐陽霜因爲與凌雲鳳投意 即

在一處安歇 次日天將正午 只見一線大道口防守主將何渭派人報稱 現在有天門派主林瑞

派人前來下書 聲勢甚厲 請主師定奪 劉泉目視大家 知道林瑞也非尋常之輩 事已至

此 不見也是不可能了 遂同大家陞了大廳 命人傳來人進見報事 村丁應聲去後 工夫不

大 山蕭玉帶着五名村丁 各執兵刃 押着一個奇粧異服的大漢進來 劉泉只道這人 年在

三旬 身高七尺 藍哇哇的一張怪臉 紅眉金睛獅鼻血口 額下無鬚 一雙蒲扇大耳 紅毫

倒豎 頭帶赤金月牙 蓮子箍 散披着赤髮 身穿大紅僧袍 外罩着五色達摩大坎肩 腰繫

青絲絛 大紅湖縐中衣 花綳腿 足登着多耳八搭藤鞋 揹着寶劍 手提着小黃色包袱 凶

眉紫眼 大刺刺的走了進來 到在滴水簷前 怪眼圓睜 打量廳上 坐着這幾個男女道俗

均有一個個氣宇軒昂 相貌非凡 心中也是暗暗吃驚不小 祇見他單手打問訊口稱村主在上

小僧申武 奉了家師之命 來此下書 即請村主裁答是幸 說完將小包袱打開 取出書信

雙手高擎村丁接將過來 早於新村主劉泉接過 祇見上面寫道 書呈臥雲村主 蕭逸開拆

劉泉並不計較 剪開信皮 乃是三頁入行書寫成上寫道

飛傳臥雲村主蕭逸知悉 爾自乃祖與父已竟強佔此村百餘年矣 耕不納糧 食不征稅

強擢官家之領土 招流集亡欺良隱秀悍暴黔黎之狡賊 似此行爲 真與盜跋何異 本師

忝在咫尺 早應剷除 念你愚悞情尙可原 豈奈你妻自不量力 胆敢與吾鬥人 汝

又悍橫以左道而相欺 且本師擬往元江金門取寶 需你村湖中之鏡 倘能慨然貢獻 將

來成工之日 利與你共 夫妻前之無行 慨予宥恕 如你不識抬舉 思鄉背以當車蛙怒相
避 則本師彈指之易 恨你村如崑粉矣 恩仇之分一言可決 你速裁答

劉蕭二位看完書信 劉泉尙在忍耐 惟獨蕭逸青年性傲有生已來 誰敢以一言相欺 當時心
中一把無明業火 高出頂門 實在忍納不住 用手一指申武喝道 你等乃是一羣枯草遊魂
神人共憤早晚爲吾誓必滅 今日本當將你首級留下 念在無人傳知妖人 放你轉諭妖黨
早自悔過 是汝便宜 倘在不改惡行 吾誓滅之 喝令左右 將申武推出村門押令出山衆人
各舉刀槍 喝叫快走 申武見此光景 那裏放在心上 只見他冷笑了兩聲 用手一指 蕭逸
道 小輩休得猖獗 吾師不忍不教而深 好意相商 汝等自不量力 胆敢大言貌視吾門 好
好好早晚你等留意狗命 還要再往下罵 坐中早腦了凌雲鳳 站起身來一聲嬌叱 呔 小輩
慢走 將狗命留下再走 嘴裏罵着 左手一揚 一道金光 直奔申武而來 申武見是峨嵋飛
劍 倒也驚心 說時遲 那時快 一抬手也以飛劍相敵 兩道劍光起處 金碧交輝 攪作一
團 申武且戰且退 少時以來到院中 申武的劍術 如何敵的了雲鳳 宗派確正 劍光深邃
工夫不大 只見申武渾身是汗 張口氣喘 自己情知不敵 再不逃走 危險已極 但是已
被雲鳳的劍光繞住 不易脫身 只可將吃乳的勁都使出來了 好容易將雲鳳的劍光稍抵的退
了一退 申武霞的將身劍合一 破空而來 大家都謹記顛仙之言 不欲結仇 並不追趕 任
憑申武逃去 劉泉仍命蕭玉帶領村丁 退歸汎地 大家散廳 一齊來到書齋 落坐

吃茶 歐陽霜道 此事應當如何辦法呢 雲鳳進言道 依小妹愚見莫如先發制人的手

段 派人到銅瓦寺暗中調查他的動作 可下手時即將林瑞刺死 如不得手 可遂

便剪除他幾個羽翼 亦是好的 一則示威 二則也叫他不敢正眼看我臥雲村 歐陽霜亦非

常的贊成 劉泉道此 舉固然可行 無奈去的人材可得考慮々々 一則黃金山距此遙遠 二

則林瑞亦非是無能之輩 依貧道愚見 莫如等候鄭師叔法 駕到時 再爲商議爲是 雲鳳道

此行并非是公然對敵 不過暗中探着動靜而已 何必再等鄭師叔呢 小妹無知 願當此任

歐陽霜見雲鳳出於血誠 人家本是客位 尚且如此熱心 自己那能退後呢 遂即答道 既

是凌姑娘有此美意 待愚姐奉陪前往 劉泉蕭逸見她二位執意前往 因有凌雲鳳在內 也不

好特別阻攔 只可轉向劉泉約求完善的辦法 劉泉道 既凌師妹與歐陽夫人執意要去 但

有一件 處處全以謹慎當先 不求有功 只求無過 又命趙文斗俞允中二位作爲第二隊接應

又命崔瑤仙與蕭玉二位在本村天空從來監視 以防妖人暗算 衆人見劉泉調度有方 計謀

萬全 無不佩服 當時大家用過了 晚飯 散坐吃茶 候到黃昏 雲鳳與歐陽霜二人收拾利

便 各帶應用物品 又與趙俞二位定明了口號暗令 方才辭別衆人 劉泉又諄々囑咐一番

二人點明來到天井院中 雲鳳在前 歐陽霜在後 一齊破空而去 第二隊 候至初更將近

也就各禦劍光飛追而去 單表雲鳳歐陽霜一路上說說笑笑 各催劍雲 天至二鼓已 然飛到

金鼎山的天空只見半山之中 現出一片火光 二人知道已然到了銅瓦寺 二人不便前進 遂

卽各按劍光落在飛雲巖前面 竹林東邊 只見清落落靜悄悄四顧無人 二人各拉寶劍 走入竹林 找了一塊干淨的臥石 并肩而坐 遙望銅瓦寺乃是借着山勢平原修的 方圓約 百餘畝週圍一色的石灰造成的山城方 圓約有二十餘里 前後兩座關口 前面城門 卽因飛雲岩得名曰飛雲關 險峻非常關以下卽第三天門石磴鱗砌使人不敢俯視 座東向西 後面卽是迎旭門坐西向東 城內銅瓦寺 坐北向南 五層大殿 東西各有跨院 樓閣葦飛屋瓦栴比東臨盤龍江 八達河 西映撫仙湖 南通金馬山遠接避鳳寨 北控融南山 好一座山明水秀的洞天福地金城盤石 又爲英雄用武之地 乃雲南八景之惜乎 爲惡人所據作了殺人的戰場良可傷也後來銅瓦寺稍次卽是太和宮 東西對峙內隱高人 有請先哲張中丞九鉞先生 遊該寺見風景之美 撰有一篇遊銅瓦寺記 以誌此山之勝 賦曰

出鎮城而東遊 循盤龍江 東北行 平田綺錯 殘柳鵲映 至小村 策蹇亂流以渡 十里而遙 爲鷓鴣山 或曰山形爲英武故名 或曰以產英武 又東行二百里卽金鼎山焉 山 莽然起於蒼莽之中 北控融南 南躡金馬 東濱盤龍 西望撫仙 與玉案碧鷄爭雄長 若狎齊盟然 未至里許旭日晃漾 金光赫變 射山谷欲動 僕夫指曰 此銅瓦寺也 由山南折西北麓 絕壁傑立數千仞 黠黠無寸膚 怪石如獅象 上下獍遂欲嚙人 左崖懸一線石闕 曰一天門 蹬而上 踵頂摩錯 老樹怪竹鞞鞞森映 凡三百餘磴 得二天門 欲少憩壁下 橫風冲突 萬馬奔蹴 黠然虛黑 不敢駐足 又歷四五百磴 闖

然豁豁 仰見白日 曰三天門 平地二百畝 太和宮峙焉 宮勢瑰麗 周廊層阿 絕頂翼然 登出 則銅瓦寺也 寺禮真武 自神像侍從龜蛇 及墻柱簾檻几席階甬頤之屬 皆範銅爲之 階下銅幡竿十餘丈 亭亭特立 讀舊碑爲明初建 以山似均州太和 建宮於上 爲社禱所 不載銅瓦之始 道士出迎 年九十餘 詢曰爲林逆盤鋸時所易 嘗恨古奸賊僭竊之徒 誅求殺戮 草菅人命 懼天降罰 乃遁於天門之教 斬山以爲窟 範金以爲像 九層之台 黃金之液 曾不之惜 如魏太武唐武后之佞 劉偃之鉄槍 楊吳之大鉄爐 莫可枚舉 林逆以釜底遊魂拒抗峨嵋 龙劍流光 到人如羊豕 劍仙飛俠 而集鬼神之宮 範銅至五百餘 萬之多 爲前古所未有 林逆且率僞僧 熏捧諷誦 自謂可以欺天邀神 不知諸仙一至 草薶禽獮雖銅城鉄壘 立見銷灼 向之金題玉榻蕩然 無復灰烟 嗚呼 彼侈泰以祉福也 何爲者哉 々々々々 存而不燬 非獨彰國家威德之遠 亦千古之悖逆此有所懼 道士餓余松棚下 俯視西南諸山 夕陽勒盪 雲壓歸鳥之背 瀕海風帆 點輟胸憶 心殊樂之 乞取敗帚掃廊壁 紀遊之年日 迺去

雲鳳歐陽霜觀覽多時 嘖嘖稱羨 好個神仙去處 惜乎林瑞 心懷偏謬 思不及此實 可惜可恨也 二人坐談多時 天已不早 這才迴身重又收拾收拾 各駕劍光 飛進飛雲關內 仰瞰城內 也分東西 十字街買賣工商不少 只見銅瓦寺中 燈火明亮 人影幢々 二人輕輕落在大雄寶殿之上 伏在殿脊後坡 留神各處窺探 只見各屋中 全都鴉鵲無聲 雲鳳一拉歐

陽霜用手東西一比 歐陽霜會意 兩個人施展輕身的工夫分爲東西兩面各處窺探 只見屋宇甚多 僧人甚少 二人不知何故 偌大一座銅瓦寺 因何就這個人呢 二人心中懷疑 還是各處探看 歐陽霜來到第三層的西跨院中 只見北上房五間 東西各有配房 院中點着宮燈 風燭 照同白晝 只見靠北屋檐下 擺着一張桌子 後面交椅上坐着一個陀頭僧人 在那裏吃酒 已竟喝的有八九層了 說話舌頭都短了 兩傍有十幾個小和尚 垂手侍立 只聽那個醉和尚問道 小的們現在這個天還不亮嗎 小和尚道 師叔別緊着喝了 祖爺臨走的時候 不具命你老人家 同衆位師伯嚴加防範嗎 今天該着你的更班了 天將二鼓 你到是去到前後院走走 不然叫二師伯看見你又喝醉了 又說吾們不攔你了 只見那個醉眼斜的陀頭 咀裏叨叨咕咕 站了起來 幌々悠悠 雙足亂踏 歐陽霜見了常的好笑 就見兩個小和尚抬過一柄紫金降魁杵來 分兩很重 那醉僧單手抓起 毫不費力 頭前有兩個小和尚挑着本寺的燈籠 頭前帶路衆僧在後跟隨 一同出了西跨院 繞過二層殿 直奔後面而來 歐陽霜也在暗中跟了下來 打算在後面偷聽探出點消息 無奈那僧人滿眼淨 說醉話小 和尚祇顧走 也無一人阻他 歐陽霜正在惟急之際 猛見東院內嘩的一聲 一道綠微微的劍光飛起 同時對方一道金光沖起 抵住兩道劍光 起在天空接觸抵開 如兩條怒龍相仿 天嬌飛舞隱隱有喊殺之聲 緊接着鑼聲一片 人聲鼎沸 歐陽霜就知不好 准知道凌雲鳳自稱已能露出來蛛絲馬跡 也無心再跟那醉僧窺探了 自己趕緊身軀合一 飛起空中直奔戰場而來

只見院中站着三個凶僧，全都是虎狼異常，各將飛劍收起，直取東房上的凌雲鳳。只見她雙手兩道劍光，頭頂上一道劍光，一齊飛起，抵住那三個妖僧的飛劍，不但無有驚慌之色，返到安閑自在。熊度從容，歐陽霜不由的暗暗喝采，終是峨嵋正派，不與異派相同院中約有百餘名僧兵，各執兵力，點齊了燈籠火把，照如白晝。只見那爲首的僧人喝道：「峨嵋的殘婢與吾等素無宿怨，胆敢無故的來此尋衅，今日若不叫你身首萬段，也不知你家佛爺的利害。說着各自緊催手中的飛劍，恨不一時刺死敵人，方足心願。無奈凌雲鳳乃是白髮龍女，崔五姑的親傳，劍術是何等的利害。只見她說說笑笑，滿不將這一羣凶僧放在眼裏。歐陽霜見雲鳳一人，足可必勝，若無變更，決無舛錯，自己不便相幫，恐怕雲鳳不痛快，只可在旁監護於她罷。只見雲鳳一聲嬌叱道：「你等這些助紂爲虐的草上遊魂，平日裡欺押良善，爲惡多端，今天非將你等結果不可。那惡僧道：「賤婢少要搖舌，快將姓名留下。佛爺好早早的打發動身西去。」雲鳳笑罵道：「賊禿聽真，你姑娘乃雪山嫡派，新歸的峨嵋正宗，凌真人門下。凌雲鳳是也。汝等爲誰，還不一一報名領死。」只見院中那個紫臉的僧人道：「吾乃天門派，祖師林仙師的門下護法。弟子紫面閻黎智寬是也。」第二個：「吾乃多寶薩埵智仁。」第三個道：「吾乃八臂臊陀智陀是也。賤婢汝等祇知依仗蛾眉派，乾坤正氣妙一真人夫妻的勢力，欺押各派。今日是你等的報應到了。說着智仁霍的由腰中扯出烏雲五毒旗，對着雲鳳搖了幾搖，呼的聲音一股藍哇哇的青烟，真奔雲鳳而來。雲鳳因爲自己飛劍，足可抵住三個凶僧，祇願與敵人開口，那

裡仿他這一着呢 突見智仁取出一面小小黑旗 對她一恍 頓覺頭昏目眩 鼻中略聞一種奇臭之氣 呼吸頓時失了常態 就知不好 趕緊收口飛劍 意欲逃走 那有這們容易的事 三個凶僧見烏雲五毒旗取勝 不約而同各催劍光 希冀將雲鳳當場殺死 以雪舊恨 可是說時遲那時快 雲鳳剛將劍光收回 歐陽霜嚇了個胆裂魂正 擬放劍以搶雲鳳 但是也來不及了 瞥見正殿前十有丈的銅刺杆刁斗之上 一團紅光 如同電掣一般 霍的一聲 平空將雲鳳抓入紅光之內 三個惡僧的劍光 刺在紅光之上 頓時即如水珠擊盤的一般 化爲無數的綠珠兒 橫流四散 三枝飛劍 早已不知去向 三個惡僧生不以已來 也未見過這種利害的劍術 本打算再祭妖法 一則恐怕仍然無效 二則紅光早已無踪 掌教祖師又不存寺 衆僧實在不敢尾追 只可各認倒霉而已 歐陽霜亦未聽見師父 過紅光救人 這是那一門戶 今天也是初次 大料無什麼惡意 敢緊一催劍雲追了下去 任你劍術如何的快法 費盡心机 也追趕不上 只見那朵紅雲如電流一般 快法 展眼之間 只見那朵紅雲 落在一天門石棧以下 平原草地上 才將雲鳳放在平地 紅光之中隱隱現出一位矮身形朱顏白鬚的老道來 週身紅光閃閃 歐陽霜不覺大吃一驚 平日在若竹庵什麼樣的劍仙 也見過幾位 無一個有光華罩體的 僅僅的身劍合一飛行之時 才現劍光 今天這位老人家 由此看來 非神即仙可知

第二回 枉起貪心假報仇齊集羣妖大會 自不量力狂雪恨被困七禽陣中

詩曰 傾餘老淚指空彈 曾侍君王白玉盤 雨露栽培終有用 驚人袖手作傍觀

只見老人家身高約在五尺 年約八旬粉嫩々一張臉面 紅中透潤 一點皺紋皆無 兩道白眉 壽毫多長 一對金睛 寒光遠射 數步 使人不敢逼視 通關鼻梁 如同玉柱 海口朱唇 一部白鬚 飄洒胸前 約有尺半 根根見肉 如同銀線相仿 一雙虎耳輪廊 分明頭帶青 緞靠山中 腦後緊扣玉連環兩根飄帶 上綉太極圖垂於背後 迎門一方美玉 直經足寸寶色 十足 身穿藍布道袍 青護領白 水袖 腰繫水火絲綠藍布中衣 高腰白綾襪子 大紅緞子 厚底發雲履背後措着一口誅仙劍 綠沙魚皮鞘 金吞口金什件 藍絨挽手藍燈籠穗 手執麈尾 站在那裏 真是仙鳳道骨 松形鶴步 飄々然大有神仙之概 歐陽霜見了這位神仙 不覺悚然 起敬 忙整衣冠 近前拜倒 叩謝相救之德 那道者微然一笑道 你兩個業障小小年紀 好的胆 幸而今夜林瑞不在寺內 還是汝等狡倖 否則別說你們兩個小小的道術 就是汝師 親自前來 也要難逃公道 說着用手中的拂塵一揮雲鳳 只見她翻身坐起 楞呵呵的瞧着老 道 歐陽霜近前將她參起 說知方才之事 雲鳳連忙跪倒 叩謝救命之恩 並乞老前輩留下 大名 將來稟於吾師 以誌今日之德 永感不忘 那道者微然一笑道 這些小節 勿須留名 祇記乾坤 二字可矣 汝等下次再不可造次 輕涉險地 林端師徒 現在正在避風寨那裏 商議 奪取臥雲村之策 代轉汝師 林瑞雖是首惡 看在伊師南雪山風雷崖藏魅洞八魅之面 不可取他性命 如不聽吾言 將來兵連禍結 生靈無辜 那時悔之晚矣 二人連聲遵命 見滿目紅光 一片 二人連忙跪送 早已不知去向 因為這位老人家乃是本部中第一位劍

仙的鼻祖 作者不得不將他老人家的出身 略敘出來 關乎各門戶劍仙 俠客出身的根本

必須詳叙來源 方便讀者對於其他武俠說部 頗有基本相尋有元中葉湖南九嶷山 乃神仙出

沒之地 山之高不讓秦岱衡廬 出於大表山麓下 小村鱗比人烟常如市村 樵探僅至山腹

仰望白雲飄渺 風雷時聞 不及山巔即返常聽先人言 山頂有古跡 乾溪洞在焉常有神仙

居之 但亘古鮮有人跡罕到 又多猛獸毒蛇 家人父子 咸戒禁足勿往 時村中少婦長女 時

聞失踪之耗 時有平南將軍耶 律林兒率軍南征 駐節於斯別部 歐陽叙乾乃漢將也 有妻

白氏 美而多賢 少年夫妻恩愛 越恒父乃拳教師 以故白氏 稍通武術 以故隨夫從征

雙雙倩影 時理軍伍之中 奉命留守 租賃民宅 土人謂之曰 將軍 何爲挈釐者 經此斯

地有神 時窺美人將軍 宜懼護之 叙乾慢應之陰甚疑懼夜常勒兵 環守共廬 匿婦秘室

中 謹閉甚固 更以女奴十餘同寢處 是夕陰風晦暗飛沙揚塵 至天曙寂然無聞守者 恚而

假寐忽若有物驚晤者 卽失夫人所在 關局如故 莫知所出 出門山險呎尺 深閤不可尋

逐叔乾憤 甚誓必覓之日往四遐 凡深林險夷之處 無不遍尋之 玉秋不得微耗 叔乾 乃

裏紛直起九嶷之巔於森林叢翠中 得妻綉履 一隻 雖經半載 風雨侵蝕 猶可辨認 乃妻

故物也 叔乾更愴痛鼓足餘勇攀葛而上 居然及巔 南顧一山 葱秀迥異中隔 澗溪乃編木

而渡 後超數里 忽見絕巖翠竹時見紅綵兼雜 笑語捫夢 引鉅而陟其上則嘉樹巽井間以名

花靈禽暗鬧 有如笙簧 過此綠蕪如茵 丰軟如毯 清迥岑寂 杳然殊境 東宕石門洞開

額上大書 汗隸曰 九嶷仙境乾溪洞天 有美婦數輩 披服鮮潔 華貴無已 嬉笑遊戲 出入其間 叔乾劍華莫段 皆驚詢所至 叔乾具以實對 婦曰 令正至此數月 現已臥病 宜速視之 好在妖出未歸 羣擁而入 見妻橫陳竹榻 雲鬢朋松 重茵累席 飲食列前 見夫來 回眸一顧 卽揮手令去 諸婦曰 吾等與公妻 皆爲妖物攪來者 此乃伊之巢穴 彼孔武有力力能殺人 且通玄工 道術無比 雖萬夫操兵 不能禦之 幸其遠出未返 君可速退 但求美釀肥大 綠線內實鹿筋 爲繩數條 當共謀而殺之 其來必以正午 慎勿太早 妥與君期以十日 因促之去 叔乾遽退 遂求醇醪繩 大如期而往 掃日 彼好酒 往夕致醉 醉必騁淫 俾吾等戲以綵繩 縛手足於床 彼微動卽寸夕斷 彼逼體如鐵石 唯臍不然 常護蔽之 度此不能禦兵矣 指其旁一小岩 此其廩藏之地 君可避此 屏息以候之 羣婦置酒花下 散大林間 待吾輩計成 招之可出 叔乾領之 屏氣靜觀 至日晡 有物如還練 自空而降 迅如飛電 徑入洞中 少選有美髯丈夫 長六尺餘 白衣拽杖 擁諸婦而出 見犬驚視 騰身執之 披裂阮咀 食盡而飽 諸婦爭以至杯進酒 諧笑甚歡 微醺入洞 而零雲碎雨之音作矣 少間婦出 招以手 叔乾持兵而入 見一大白猿 已縛四足於床 目光如電 人不敢對視 叔乾如教 以兵刺臍 鏘鏘一聲 刀已折矣 白猿一躍 鹿筋皆斷 叔乾夫妻及羣婦 皆無人色 正思奔避 白猿搖之以手曰 君勿恐 吾不害汝 令坐其側 猿乃大呼曰 余因獲罪於天無可逃也 天之殺吾 汝何能爲哉 再遲三日之夜 乃吾兵解之期 君來大

好 吾正有所託 令夫人吾雖拚此 然無所染 吾詢自知 念彼此尚云有緣 吾有子今已週
歲 今日卽拜君夫妻爲父母 吾死之後君自撫育 並以吾術傳之 言訖戟指畫石壁金光起處
忽闢一門 中藏竹簡 紅光圍遶 猿親手運之以出 悉是天書雲篆 龍章鳳字 鳥跡蝌蚪
人莫識 間有符錄 猿另取副冊一本 乃竹簡之譯文也 曰此乃赤松之秘法 八九之玄工
吾祖所遺藏已千年 人如習之 則天仙可籍 請君以教吾子 紹吾宗派 余指形爲姓 吾
子名曰袁天化 並伊出生年月 又取出寶藏甚多 及古劍一枝 寶刀一口 劍名青霜 刀口
素志 均連城之寶 世所罕見 猿取少數之寶藏 俵於諸婦 所餘尙多 悉拚叔乾曰 此數
足抵百萬之金 爲吾撫子之費足矣 另有錦袱 裏諸物與叔乾 返身於後洞抱出一襁褓兒雙手
遞於叔乾 猿目已淚降如雨 並囑之曰 此兒雖出異類 但福澤甚厚 賢梁孟用心撫之 自
能光大門戶 昌宗換福 易如拾芥 白猿囑罷 揮手悉令去 叔乾感其意誠 慰之曰 君雖
異類 僕不敢以異類視之 余與君朋友也 君之子即余之子 必按君之 所囑竭力教養 如
逾此監 鬼神其殛之 猿狂喜於望外 復泥首相謝 然後叔乾分措所贈 刀劍寶物 懷抱天
化 命羣婦扶掖白氏將行 白猿阻之曰 君夫人及諸婦纖微弱廣 山壁險滑 彼何能勝任
侍余敬贈一帆風以壯行色 叔乾領之 猿悉令出洞 各棺雙手 互相援引 猿囑令閉目
喝聲起 衆人只覺耳旁風聲大作 離足凌虛 叔乾暨懷天化 不敢稍忽 少選風聲定止 足
已沾塵 方敢徐睇 二目 已驚平安抵九嶷 山籠大道矣 夫妻大喜 傳視天化 但見生得

浮筋露骨 金睛海口 雖爲人形 略帶猿形 雙目烟烟 見人卽笑 夫妻甚喜 當時分與諸

婦各派兵戍送至家 然後叔乾夫妻 卽稟辭上憲 回原籍浙江紹興府山陰縣 用心撫養天化 翌

年白夫人 又生一兒 取名幼乾 卽後來歐陽大佐之曾祖父也 從此叔乾夫妻 貨寶營

商 買田置屋 居然富甲一鄉 叔乾除料理家務外 卽按竹簡秘訣

教傳二子的武功 道術 惟獨天化 乃是仙猿之後 出世卽帶仙體

幼乾乃是凡胎 智慧相差 不啻雲泥 竹簡所載叔乾有不明者 天化卽了

如指掌望一而知十 年未弱冠 已將猿父所有道術參悟明白 叔乾夫妻 已非常愛惜 天

化較比幼乾 有過無不及 白夫人欲爲天化兄弟 擇配求婚 幼乾倒無表示 無所可否 天

化謊言拒絕 白夫人百計開導 終無指望 一夜天化 留柬於父母 自己措了一口青霜 海

走天涯 重到九嶷山中 尋覓乾溪洞 在山中找來找去 始終不見朕兆 天化惟急萬分 仰

天長號 瞥見翠羽峯上 白雲一片 其中忽然發出一道金光 直射山巔 一聲雷响過去 只

見紫霧氤氳 金光耀目 自己忙着渡過乾溪趕了上去 忽見一座洞府現出石門大開 上有白

玉橫額 大書九嶷仙壇乾溪洞天 八個大字 心中愉快之極 只見由洞門內 咕唧唧冒出紫霧

紅光 清香撲鼻 原本仙猿當日 將叔乾夫妻及天化衆婦女 送走之後 自己恐怕第三日

不免雷劫 遂將餘下重要之物 用法術藏於石壁之中 然後再用玄工 將洞門封鎖甚固

這才一躍雲光 逃往昆崙山 歸隱去了 果然到第三日夜裏 山下居民只聽得九嶷山上 陳

雷隆隆 竊閃颯々 震的山搖地動 屋瓦齊飛 於粗風暴雨之中 附帶萬馬奔馳 金鼓之聲 一般愚民誰敢出頭露面 由子正一直鬧到鷄鳴 方才歇止 豈知仙猿早已逃走早已算到天化 今日今時 應該來此 好承襲自己的道統此時仙猿 躲過第三次雷劫 成了大道還在崑崙山 天柱峯 童谷仙窟 收了一班男女門人 故此復又趕到九嶷山 翠羽峯 等候天化到時 用道術開了洞門因爲自己大道已成 不願再見天化之面 復又重回崑崙去了 天化來到洞中一看 只見滿洞光潔 毫無纖塵 自己心中 非常歡慰之至 知道這是猿父暗佑 復又望空拜謝了一番 從此即在乾溪洞中 虔修大道 於每日入定之時 常見右壁之上 一片金光籠罩 這際際聽得響 有風雷之聲 自己計准了地點 留了暗記 兒自己選了個好日子用道法打罵石壁 發現了猿父遺留的 許多珍重的書籍 知道這是道家 秘笈 不敢擅取 先擇香案 叩謝一番 然後才一樣一樣的 運了出來 每日子午用工 數年之久 居然成了地仙的身份 但是內功將完 祇缺外功 自己打算 借着回家省親之便 一路作點外功 如滿二百五十件 不難成爲比丘身分 好在自己自出世以來 除知道煉習工課外 毫無微惡可言 主意已定 撰日勤身 又將乾溪洞 用道術封鎖 這才一展雲光下了九嶷山 順着大道 直奔浙紹而來 一路上 也作了幾件扶危濟困 救富療貧的善事 這日來到山陰縣 自己的家中 呀 門庭冷落 人丁稀少 心中未免懷惘 怎麼離家十五年的光景 落得這般模樣 實在莫名其妙 用手扣門 工夫不大 由裏面將門開開 乃是老家人張福 張福見是數年前

失蹤的大爺回來了 連忙讓到裏面 書齋落坐 先倒過茶水 然後在旁追詢 大爺這些個年到那裏去了 天化只可敷衍答他 又問老爺太太 現在那裏 張福道 自從大爺黑夜失蹤之後 老爺夫人 即派了家人 四外尋找 半載無耗 老爺親身又到外面 找了三年 也無踪跡回家來 老夫妻因思子過度 雙雙臥病 醫治枉效 不到百日 他二老即相繼去世 於你留時 曾將二爺喚到床前 囑咐二爺 仍然叫他繼父未完之志 去找你老人家回來 兄弟一同 在家安享天倫之樂 果然二爺還未等孝服圓滿 即將家事完全託靠二奶奶齊氏 與老奴 二爺即遵老爺的遺命 去到海角天涯 去尋找你老人家去了 臨行時 曾言不找着大爺誓不獨回 現在又走了七八年了 音信毫無 現在家中 只有二奶奶與二位小少爺 在家度日 天化聞聽父母 因想自己 已然雙雙故去 心如刀割一般 吾這不成了人間忤逆了嗎 兄弟又走了七八年的光景 以致家門中落 這全是爲自己貪戀修道鬧的 心中愈想愈痛 哭的個死去活來 這時候 早有了環得信 飛報內宅 二奶奶雖未見過公婆在世 與丈夫 天思念 今天可回來了 心中非常的歡喜 整齊衣裙 連忙帶着平兒正兒 兩個孩兒 來到書房 老人家忙道 二奶奶過來了 這位正年失蹤的 大爺回來了 齊氏連忙跪倒 與哥哥行禮 平兒兄弟也在後面 與伯父叩頭 天化見了弟婦 又想了兄弟未免又是一陣心酸 復又痛哭不止 齊氏與張福 好勸好勸 才算止住悲啼 又將平兒正兒 抱將過來 看了看 心中又是歡喜 又是可憐 遂命齊氏母子 退出 才向老人家商議 打算在家少住兩天 出

外去找兄弟幼乾 遂命張福 備了祭禮 親身到任父母坟前 哭祭一番 於第二日清晨 就起身去尋幼乾去了 果然不到半年光景 兄弟雙雙回來 從此在家 又住了五年 將自己所學的工夫 祇要兄弟可以學的 全都教會 然後才由家中起身 雲遊天下 作了四十餘年的江湖事業 無非事殺賊官污吏 救孝子賢孫 扶危濟弱 除暴安良 也收了幾位有根基的弟子 從此就重回九嶺山 參修正果 訓教弟子 後文自有交待 今天也是被東海三仙 劍書所約 商議峨嵋宗派大倡 天下各派門人 多半歸併峨眉 因為門人弟子甚多 散處各地 統制不易 打算擇日開闢五府 以處門人 因開府勝會日期已到 金門取資事情一完 就要開始了 因為屆時天下 異派甚多 各宗各派 勢必到場 一則觀光 二則踐盛 臨時恐怕出了差錯 故請與本門親近諸仙 商議抵制之法 散會歸來 路過金鼎山 在雲路之中 卽見下面各仙 劍光飛舞 角鬥甚烈 老人家這才停止前進 落在銅刹杆 刁斗之上 原來是峨眉天門 正邪二派門人 在此凶殺惡戰呢 老祖因為雲鳳 一人抵擋三支飛劍 正自贊吁 門戶正確 終有好處 忽見院中一個凶僧 忽然取出烏雲五毒旗來 對着雲鳳一恍 瞥見雲鳳劍光一斂 就知道不好 也就是他老人家 那樣的快法 並不用身劍合一 卽可如鳥飛行 趕緊一竄身 平空將雲鳳抓了起來 直望山下飛來 到了一天門石磴上 先將雲鳳放下 才與歐陽霜相見 姐妹二人 將老祖送走之後 猛見由前面竹林中 竄出兩條黑影 雲鳳定眼一看 才知道允中光斗二位 大家見面 允中追詢 山上的動靜 二人簡略說明 才知道雲鳳業已探

明 林瑞的消息 因爲避風寒 距離哀牢山甚近 能人都在那裡聚會 定於本月十五日前去攻取
臥雲村 自己貪聽消息 致被紫面鬪黎智寬看見 兩下才動起手來等語 允中大家計算日子
還不到五天了 只可趕緊回去 通知衆人 好作準備罷 雲鳳點頭 四人才各駕劍光 飛
回臥雲村 此時天交巳正 劉泉等 正在懸望 忽見四人奔到 這才放心 雲鳳歐陽霜 就
將自己所得的情況 報告一番 劉泉道 事已燃眉 只可與顛仙師叔 送信去罷 遂命歐陽
霜 伏息休息 急速起身前往 歐陽霜點頭 稍用茶點 卽禦劍飛往大熊嶺 叩見師父顛仙
鄭癸 稟明來意 顛仙道 此事爲師 早已算明 林瑞並不僅因元江奪寶 他的用意 至爲
很毒 他已竟知道 臥雲村中 有峨眉派的門人參加 他已竟用飛劍傳書 暗來各山各島的
異派妖仙 同向雪山入魔中 第三魔魁紫髯茶佛凌霄 乃他的業師 同來助他 奪取金門
寶藏 並撲滅正派 好讓他橫行天下 前日自從允中雲鳳走後 吾已用飛劍傳書 與峨眉掌
教 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真人 與雪山青螺宮真人 嵩山二老 及各派仙師 約求是日 各
派門人弟子 來此相助 對敵諸異派 以共護吾教保衛黎民 昨日已接到 凌真人夫妻的回
信 據云他夫妻 因爲元江取寶在即 已在青螺宮中 上緊訓練 爲師的金蛛以爲取寶之用
如不成時 再向韓仙子借取 他的金蛛 又云臥雲村之事 已有劉泉四人 在彼主持 必要
時 伊必親身趕到 至于齊真人的回信云 已派門下 李英瓊 申若藍 秦紫玲 秦寒瓊
齊靈雲 齊霞兒 朱文 金蟬 司徒平 准於十四日 趕到大熊嶺 嵩山二老 並回信

想必是日准到 復接到餐霞師的來信 於十四日 派門人周輕雲 吳文琪准到 素因大師 至日與弟子戴湘英 連送靈光馭准到 其餘各派祖師 均有回信 至日必到 今天你來的 正好 可稍爲休息 即可速回臥雲村 因爲至日各門各派的衆仙 各帶弟子到此 人位甚多 恐怕蕭村主 房屋窄狹 又恐不潔 大非尊敬仙門之禮 可傳諭蕭村主 趕緊日夜動手 在湖濱搭起蘆棚數間 備齊應用之物 限於十三

日酉刻報齊 淮備十四日 衆人到齊 再由爲師陪往臥雲村莫悞 歐陽霜見師父 早有準備 這才放心 叩謝恩師 退到雲房以外 冠張二童 早在門外等候多時 求着師父 哀告哀告師父 這樣的熱鬧事 也要前去參加參加 看看熱鬧 歐陽霜笑道 若論二位賢妹的武功 強似愚姐數倍 無奈師父走後 何人在此看守 師父的重要珍品又多 倘若外魔知道 偷去一二件 師父知道 那還了得 二位還是不去爲是 冠張二位 自得罷了 歐陽霜到自己屋中 稍爲休息 天光已然不早 快到初鼓 因爲事在緊急 不敢擔格 遂即來到雲房 見師父告辭 顛仙又重囑付一回 歐陽霜領命 這才身劍合一 凌空而起 一路上緊催劍雲 已到哀牢山中 遠遠的只見臥雲村的天空 青綠金紫 各色的劍光 不下十餘道 正在殺的難分難解之時 此時天氣已交三鼓 劍在空中角鬥 愈法看的真切了 遠遠的聽見人聲 一片 歐陽霜就知不好 這必是天門派的惡人 來此攪擾無礙 算計家中 除了峨嵋五位 通曉劍術外 其餘的就是蕭玉崔瑤仙 稍爲知曉 然而也是異派所傳 尙在幼稚之時 可恨

這些個惡人 不守信用 離着日期還有五天工夫 怎麼就來滋鬧 莫非雲鳳探事不明 以致如此 真是羣凶全師而來 這才糟到十二分了 吾師所請的救應 今訂十四日到 大熊嶺 自己愈想愈急 緊催劍光 恨不立時就到才好 其實劍光已快到梅點了 不過歐陽霜 心急萬分 故此覺慢 趕至歐陽霜趕到臥雲村時 不看則已 這一看見 更覺着急 只見賊人雖非全師而至 可是來的人數也在十名以上 個個全是躍武揚威 在湖濱南岸 各將邪劍放起 十餘道綠陰陰的劍光 在午夜之間 更顯得陰風慘慘 鬼氣駭人 只見自己這一邊的 估在湖北崖 所有迎敵之人 除了劉泉 光斗 雲鳳的三道劍光 尚覺怛然明亮 一時不至於落敗 其如俞允中魏青的 兩道劍光 已被敵人的飛劍 押的光華慘淡 兩個人汗流滿面 身體亂恍 堪堪落敗 又一看大樹之下 臥着一男一女 正是崔玉瑤仙 還有幾個 身守異處 與受重傷的村丁 在那裏呻吟不止 看他二人那個神氣 不是受了重傷 就是費了性命 一般的門人 俱都各持兵刃 守在兩傍 一個個愁眉不展 三百多名村丁 弓上弦刀出鞘 高舉着松油亮子 自己的丈夫蕭逸 雙手擎着一對青銅蓮花燈 正在指揮村丁 將這些惡人 圍在中間 齊聲吶喊 正在性命相拚之際 歐陽霜 心中納悶 他們怎麼進的 禽陣呢 那麼這一陣亂七八糟 到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大門神君九首夔林瑞 自從奉了南雪山 風雷崖隱魔洞 三洞主鳩襲荼佛凌霄 恩師之命 與師弟紫面伽藍稽叔康 二人下山之後 各處尋找藏身之地 就看中了金鼎山銅瓦寺 與太和宮 無奈太和宮住着一位當年成了名的

劍仙 在此隱居多年 林瑞知道自己法力不敵 就未敢輕涉雷池一步 僅僅的將銅丸寺內住持 幾十名庸僧 用邪法給闖走了 佔了人家的寺院 打算自己勢力養成了 在設法佔據太和宮 兩下裏現在是 對事不鬥 偏遇着這位高人 性質柔和 又有點懼怕林瑞的師父八魔 故此分付自己的門人弟子 如他不來生事 千萬不可惹他 這一來就把林瑞 給寵起來了 仗着自己有的是邪法 今天修城池 明天蓋房子 不是招集流亡 就是征糧取草 不到數年之工 居然收了十餘名門人弟子 最親信的 就是長門弟子申武 六弟子甘熊 七弟子甘象 此時天門派 也算創出去了 江南乙帶 江湖之士 全有個耳聞 但凡修道之士 全都是奉公守法 祇要你去欺伏他去 誰也不能多管閒事 無奈林瑞 愈鬧愈胆大在雪山時 常聽師父說 元江水眼裏 有金門寶藏 乃是前代仙人廣成子遺留寶物 不下八九十件 全是世上罕有的奇珍異寶 最要緊的是七芝百草轉劫換骨丹 人若得之 如法而服 可以代修千年的道工 並有玉匣朱雀靈符 乃是開闢峨嵋山府的鎖鑰 若取元江金門之寶 非得將哀牢山中的天陷湖裏的蛟螭鏡 與千年金蛛不可 就是被一位有名的女劍仙鄭燮 給看上了 他與峨嵋教主 同宗異派 只要有人去取元江之寶 峨嵋各派 全體作梗 故此雪山八魔 還在敢與不敢之間 後來聽說北雪山 青螺谷八魔 被峨嵋派的窮神凌渾等 給破了 南雲山這八個假仗 更給嚇住了 知道峨嵋各派 老少全都不好惹 只得嚥了這口氣罷 林瑞從那年 就存了個奢侈之心 後來又佔了避風寨 作他的下院 自己總覺着 能力是行了 欲

取元江之寶 必得先得蛟螭鏡 因此派八 到平哀山探了幾次 只見天陷湖 在臥雲村的當
中 他以爲雖有幾家鄉愚 在彼居住 憑着自己一身的道法 還有什麼辦不到的 正打算親
身去盜蛟螭鏡呢 罷咧 不知道怎麼走了消息了 人家那裏擺上七禽陣了 如果不勾通村中
之人領導 以陣門而入 別說是去盜寶鏡 就是異派打算禦劍由天空飛行 都不能輕進一步
林瑞若是不懷貪心 知難而退 也就罷了 無如世上的人 都是犯這個毛病了 饕鼠吞象
貪心不足 祇要看出便宜來 就是頭前擺下湯鼎油鑊 他也要挺而走險 犧牲一切了 林
瑞又不 只跳出七情的高人 豈能免此呢 林瑞那年 以詐術收了 崔玉瑤仙 就是這個居
心 打算利用這二人 作爲取鏡 進七禽陣的鄉導 誰知道天不佑惡人 無端的派他二人去
害蕭逸 致被劉泉破了 他的妖法 又將蕭崔二人扣下 他用收形大法 也未將他二人收回
林瑞不由的大怒 不顧傷天害理 不惜天和 甘作戕賊 不講果報 遂命一般的牙爪 二
甘與女弟子袁漱玉 到各處用妖法盜取 民間的青年孕婦 子母嬰兒紫河車一百具 孕婦的
人皮一百張 林瑞要煉一種 最惡最毒的法寶 甲子母血煉成 名叫子母陰魂劍 百支 用
人皮煉成 母陰風旗百杆 嬰胎還能配子母鴛鴦迷藥 這些個邪寶 不但可破七禽毒菓陣
並可用子母陰魂劍 抵擋峨嵋派的飛劍 諸位請想 他這樣的惡毒 還若有個好結果嗎 可
是格言有云 有志者事竟成 居然害了一百個無辜的孕婦 又費了四十九天的苦工 將各寶
煉聽 申武下書回來 報告林瑞 已知道臥雲村中 有了峨嵋派的弟子門人 就知道這件事不

太好辦 但是勢成騎虎 如要不辦下去 返到示弱於人 又聽說青螺新敗 他更知道峨嵋不大好惹 故此復寫了數十封書信 並不用飛劍傳遞 派自己的門人 賚了書信 親自到各山各洞 去請各異派的人 限於 月初一日 齊到避風寨會齊 如果此次大家戮力同心 滅了峨嵋派 不但可以佔有峨嵋仙府 還可以橫行於世 惟我獨尊 還可以代雪 歷受峨嵋凌辱之恨 如將元江金門寶藏取出 自己除留玉匣朱雀靈符外 其餘許多的奇珍靈藥 悉數用酬此役 參加諸人 異派的人 大半都是見利忘害 殘忍性成的惡人 受正派欺服的居多 數且幫這個忙兒 不但雪恨 還能得寶 還不來呢 故此至期 大家先後 陸續到齊 在異派內中 最享名聲的天魔派掌教 南華元君 白骨夫人 蔡寒瓊師徒 苗犛門祖師 盤古教主 魯靈魯殿光 派來弟子幻靈派長 蚤巖師婆 韓如雪師徒 西藏派綠袍老祖弟子 魃鬼王沙靜 三屍神程玉兒 颶中夜叉錢萬選 乃青螺三魔錢吉 選族弟 五鬼大王 尙和陽 西藏魔王 毒龍尊者師弟 扶魔法師史南溪 苗經紅髮祖師弟子 姚開江 鬼面行者 萬人通 萬妙仙姑 許飛娘等 各帶門人弟子 不下百餘位 尙有信息知道晚的 起身未到者 這一幫異派諸人 多半是血食的慣了 林瑞忙令山寨囉 兵預備肥牛 羊 雞鴨魚肉 醇酒蔬菜之類 大開茹毛之筵 暢飲和血之酒 可憐那些個 無知的牲畜 被妖法拘噤着 渾身分毫不能轉動 活條條聽憑這一羣妖人 任意大嚼 被噤鷄鳴 只疼的渾身肌肉 顫動不已 其中惟有白骨夫人 蔡寒瓊師徒 雖是一般的邪派 在山中避殼已慣 那裏見的慣 這種行爲 她師徒 暗暗中就灰心了初志 但是不好就走

只可虛與蛟蛇 留意機會 再藉故回山不提 林瑞在席間 就將自己多年 垂涎的元江藏寶的事情 及臥雲村怎樣連次抗橫 窮神凌渾 怎樣破了青螺道友的魔宮 希望成立雪山派 命他的惡徒 白水山人劉泉等 串回顛仙老兄婆 到元江開闢金門寶藏 現在在坐諸位道友 多數被峨嵋派欺辱 這一次諸位 助某家一臂之力 衆志成城 既能雪恥復仇 又得金門之寶 全在此一舉了 坐中五鬼天王 就問那臥雲村 乃是小小一個山莊 道友那樣的法力 因何遲遲至今 尚不能破呢 是何故也 林瑞吁道 尚道友祇知其一 不明其二 小弟原先 何嘗不是那樣作想呢 命弟子探了幾次 以爲並無大難 蛟螭鏡即可容易到手 不知何故 透了消息 致被那臥雲村主 蕭逸的老婆 歐陽霜知道了 在她的惡師鄭顛仙那裏 弄來了七禽毒菓的種子 在村外四面種了三百餘株的毒菓樹 防守甚嚴 故此才不能越雷池一步呢 尚和陽笑道 道友這不是開玩笑嗎 諒那些區區三百株小植物 算的了什麼 就是請來了三百位天神 在那裡把守 又能其奈我何 林瑞笑道 道友祇知那是三百株植物 比把銅牆鐵壁 還要堅固萬分 鳩盤婆驚道 據林道友說來 恐怕早佛家至寶 七禽毒菓陣吧 林瑞點頭道 何嘗不是此陣呢 鳩盤婆道 若真是此陣 可真難進已極了 除非有子母陰風 旗護體 想進此陣 勢比登天 衆人拖擬道 那麼這座惡陣 既是這樣的利害 到是什麼緣故呢 還請老前輩指示指示 咱們好想個辦法破牠呀 鳩盤婆道 若是這座七禽毒陣 乃是我佛靈山所產 一種七禽菓 日在佛地 黃洵漸染 受了佛光的感動 內孕舍利寶胎 雖是

植物 已通靈性 按原生的方位 東西南北中 連同日月之光 計算成爲七禽 統按梵語命名 計東方之樹 成爲羯迦訶迦 乃兔禽也 西方成爲檀尼毗 乃猴禽也 南方成爲毗梨支迦 乃羊禽也 北方成爲毗利沙 乃牛禽也 中央之樹成爲鳩盤 乃犬禽也 白天成爲堯羅 乃馬禽也 夜晚成爲摩迦羅 乃雞禽也 只此七禽 按七方 別說由四外中間進不去 就是你會禦劍五遁 上下兩面 都不用想進一步 一陣動 各陣全動 千變萬化 收羅萬象 上有天羅 下有地網 此乃佛家之至寶 鄭顛仙但不知由何處得來的呢 真叫人莫名其妙 咱們在座諸君 不是老身瞧不起大家 誰也敵不了佛法 如要煉子母陰風旗時 非要許多的孕婦人皮不可 還得祭煉四十九天 除此旗以外 就是古寶神禹令可進 可是神禹令現在岷山白犀潭 仙子那裡 誰能借的來呢 鳩盤婆說完大家面面相覷 全都低頭不語 林瑞在旁笑道 好請諸位道友放心罷 子母陰風旗 吾這裡已經煉了一百杆了 另外還煉了一百枝子母陰魂 呢 大家前來助陣 並無別物可謝 敬贈每人一枝子母陰魂 好破正派的飛劍 衆人見林瑞早有預備 這才轉驚爲喜 史南溪道 林道友既有此旗 可進臥雲村 咱們何不先派幾位 前去一趟呢 如到那裏得手 即將寶鏡得來 何必眼巴巴候到十五日再去 林瑞道 並非是恐懼臥雲村 不敢前去 實在是因爲小徒請人 尙未回來 按某家計算的數目 還有幾處未到 業已請帖上定明日期 豈可人還未到 咱們就冒然前去 豈不令後來的嘉賓 不滿意嗎 且是此次不獨爲金門寶藏 實是因爲窮 怪叫化凌渾 老匹夫與妻白髮龍女崔五

姑串通峨眉諸惡，滅了青螺諸友，好創練他的雪山派。故此某家不平這口氣，集請各派道友，一則與青螺復仇，取消雪山派；二則藉此奪取峨眉五府。這一場的凶殺惡鬥，當然非尋常。故此等候人數到齊，再合力前往，便可一勞永逸。一陣而成功，豈不勝算。豈知道扶魔法師史南溪，錯會林瑞的本意，以爲林瑞小看自己的，道術平常，不令前往，怕與他坏事。當下冷笑了兩聲道：「既是道友專依後來諸賢辦事，就不當請吾等前來。敝人何妨告退呢？」說至此，史南溪含怒而起，馬上要走。赤身教主鳩盤婆，十鬼天王向和陽，大家一看事情要僵，全都過來攔住史南溪，齊說道：「史道友，何必這樣的性急？凡事從緩則圓，並非是林道友小看那位。實是因爲日期未到，恐怕遲到諸位道友，悞會之故。今天口是十一日了，算計不到五天的工夫，道友何必忙在一時呢？」扶魔法師史南溪見大家相勸，只得重落坐道：「並不是吾史某輕視後來諸賢，實在是因爲某師兄，西藏教主毒龍尊者，被他們啄眉派的窮神凌渾欺辱，夥同羣惡，害的險些喪命。又被紫達木河，崑崙老妖藏靈子，命惡徒用紅慾袋拿去。雖說暫未喪命，被藏靈子用法術，禁在崑崙山頂，玉女峯上受罪。罰他老人家自在舉頂，作三年的拾束。吾幾次前從盜救，均被煎血兒這個小畜生，用法術敗回。又有吾二帥兄，西方野佛種各達，也是被峨眉派害了性命，說着用眼斜視，萬人迪，屢次的與吾派作對。貧僧早起重誓，恨不與峨眉並立，好在臥雲村，現有峨眉諸人在彼，甘心爲虎作倀。貧僧知悉，恨不一時前往，實是報私仇的心思重。與林道友之事無關，諸位何必介意呢？好在林道友，現已煉成子母除

風旗 卽煩暫借幾杆 得進臥雲村 乘他不備 殺他個痛快淋漓 方出吾胸中之氣 衆人聽他另有用意 也就不便再攔了 遂卽各歸坐位 史南溪卽請在坐諸人 還有何人敢去 隨僧一同前往 史南溪這一問 人可就多了 內有宿有旧恨的 也有假放出風頭看熱鬧的 等等不一 史南溪一看 是自己的二師兄 西方野佛雅各達弟子鬼面行者萬人施綠袍老祖的弟子 紫金剛龍靈 魅火鬼王沙靜 三屍神程玉兒 颶山夜叉錢萬選 這都是與峨眉派 素有冤仇者 此外還有雲南幻靈派 蠶蠱師婆韓如雪的門人 行蠶金娥苗社叶 佛毒銀娥耿秋白 萬妙仙姑許飛娘的愛徒 三四眼紅蜆醉蟒 及妻子九尾仙狐柳燕娘 雲南八風島 長生教主愛醒師的弟子 披髮紅孩原猷 捷足律令門符中 大家全要去 史南溪點一點數 整整的十位 連自己師叔侄 共是十二位 遂向九首夔林瑞 借了十二杆陰風旗 犬至初鼓 大家一同出了避風寨 林瑞大家 又諄諄叮嚀幾句 衆人點頭 這才各禦劍雲 魚貫飛起 十道黃綠藍各色向劍光 直奔哀牢山 臥雲村而來 約有頓飯之工 早已飛近萬松崖 正遇天氣陰霾 星月無光 十餘道光華 分外顯的真切 今天萬松崖道口 正是何渭蕭野二位領着二十名村丁 在此防守 忽聽得有破空的聲音 衆人抬頭觀看 只見由東北上天空 十餘道黃綠劍光 如電流相彷彿 直奔村中而來 何蕭二位 就知不好 忙命村丁鳴鑼報警 夜晚之間 嗒嗒一棒鑼聲 山谷皆應 展眼之間 敵人已到 祇見僧道男女全有 各人手執一面淡黃色小旗 上面畫的紅紅綠綠的符錄 飛到七禽陣的邊界 祇見由叢樹之中 潑刺刺

的發出一片金光如同城壁一般 直冲霄汗 金光中 各現本方的幻形 雞羊犬兔不等 一個個張牙舞爪 飛至天空 復有無數的金色舍利 大如雞卵 飛起落下 週而復始 如同一座冰雹陣相彷彿 好不怕人 何蕭衆人見了 祇樂得拍手打掌 原來這些毒草樹 還有這些個妙用 大家正在歡幸之際 忽見那些敵人 各擺手中的小旗 發出一陣々の黑氣 隱隱聽見鬼哭神嚎的哀音 稍帶腥臭的惡味 人一聞到 頭昏目眩 引人欲嘔 擋路的光金 乃是佛家至寶 最忌的垢污之氣 就如冰炭相遇的光景 刷的一聲 金光七禽毒舍利完全落下 衆妖一見大喜 趕緊一催劍雲 飛進村中 說時遲那時快 正赶上蕭玉瑤仙二人 奉命在村中巡查 原先聽見鑼聲報警 就知不好瞥見東方北方山頂 一片金光冲起 展眼即滅現出十餘道異派的劍光 直村中而來 蕭玉連叫不好 命人火速報知新村主 急速對敵 此時來人已到湖濱 收劍落下 現出十二個奇形怪狀的妖人 蕭雀二人 也不假思索 各將左手高揚 二道綠光放起 直收取羣妖 史南溪見了大怒喝道 好小輩 你兩個也是天門嫡派 何故叛反本門 甘心歸順峨嵋 待貧僧結果你等狗命就是 遂與萬人馳各將妖劍放起 當時黃綠四道劍 如同怪蟒游龍相彷彿 攪作一團 無奈蕭玉瑤仙 雖曾在林瑞門下 劍術非常的幼稚 如何是扶魔法師鬼面行者的對手 睚眼之間 蕭雀二人的飛劍 絞作兩段 如同流星的一般 散落下來 回猷門致中 一抖手兩隻火龍丁打出 蕭雀二人 忽見自己的飛劍絞斷 成爲廢鐵落在湖心 情知不好 剛要飛逃 眼前忽現兩團綠火 直奔而來 二個要閃

那待得夠 嘆々兩聲 不偏不向 每人大腿上 中了一丁 蕭崔二人 就覺着一陣奇疼 如同火燒水燙 相似 趕緊往山坡上跑 頓覺着四肢麻木不仁 翻身跌倒在地 史南溪雅各達 更不相容 一催飛劍 剛要取他二人性命 忽見正北坡上 兩道劍光 一青一白 正將妖劍截個正着 史南溪等知道是峨眉飛劍 留神望湖濱北面一看 祇見並肩跑來一位道者 白面長髯 精神抖擻 一位穿紅的少女 美麗無雙 來者正是白水真人劉泉 敕令阿香凌雲鳳 衆人同在大廳上談說 十五日對敵之事 猛聽得鑼聲報警 衆人就知不好 當下各整衣粧 只見村丁喘喘喘喘的報道 有敵人暗進臥雲村 劉泉一擺手 村丁出去 衆人趕緊跑出大廳 只見又是一個村丁報道 由東北方 進來十餘個妖人 佔據湖濱南岸 已與少村丁對敵 劉泉擺手 村丁退出剛出大門 還未容下坡呢 只見蕭玉瑤仙二人的飛劍 已被敵人劍光絞斷 又中了人家的暗器 劉泉雲鳳恐怕二人有性命之憂 趕緊各將劍光放起 才抵住了妖劍 此時允中 光斗魏青等 齊集湖濱北岸敵人中 紫金剛龍靈 魃火鬼王沙靜 三屍神程玉兒 颶中夜叉鋒萬選 三眼紅蜆薛蟒等 五道妖劍放起 直取北岸諸人 七具真人趙光斗 抵住龍靈沙靜程玉兒等 三道劍光 俞允中放出玉龍劍 抵住錢萬選 魏青劍術太弱 只可抵住薛蟒的飛劍 劉泉見趙光斗一枝七星劍 抵住了三枝飛劍 恐怕工夫一長 師弟吃虧 趕緊一分劍光 直取紫金剛龍靈 龍靈乃是綠袍老祖的門人 能力甚好 自己正在三戰趙光斗之際 猛見斜刺裏一道白光 直奔自己而來 龍靈將自己劍 並不收回 遂卽一搖

右肩 綠微微一枝劍光飛出 接住了劉泉的飛劍 此時八九道劍光 在天空中 來往飛舞 緊張已極 這一場凶殺惡戰 好不駭人 蕭逸手持青銅蓮花雙奪 帶了三百白名村丁 各執刀槍 松油虎丁 將敵人團々圍住 齊聲吶喊 早有人將麻玉瑤仙 搭在坡下槐樹之下 一般門人弟子 各捧兵力 在此護守觀戰 衆村丁 人聲一片鑼聲震耳 夜晚之間 借着山小之音 聽出多遠去 劉泉這面就是魏青 自從破青螺谷時 得了樂三官的霜角劍之後 承恩師凌真人 教傳劍學初步 自己情知賦性愚拙 加緊習煉 方得人門 今天與萬妙仙姑許飛娘的惡徒 三眼紅蜆蚌對敵 如何是人家的對手 工夫一長 祇累的渾身是汗 張口氣喘 劉泉大家一見 魏青光景如此 心事一分 本來全是勁敵 全都勉力抵對 未免氣餒 統馭的工夫 稍爲一慢 龍靈等看出便宜 一個個緊誦口訣 將全身的真力 全吹在劍光之上 這一來可就苦了允中大家 除了雲鳳的劍光 尚可泰然對敵外 其餘衆人 簡直的是漸漸不支 劍光漸呈慘暗 劉泉見此光景 暗暗的着急 大家正在緊張之際 正好歐陽霜趕到 看見這些個妖人 一個個躍武揚威 洋洋得意 自己這面 受傷的受傷 吃緊的吃緊 當時也不遑計及利害 趕緊按落劍雲 嬌叱一聲 喝道好一羣的惡畜 胆敢前來臥雲村中攪鬧 現有村主烈焰夫人 雲中丹鳳歐陽霜來也 說着雙肩一搖 現出兩道紅光 直取妖當 這一來可壞了 原先九尾仙狐柳燕娘 與行盡金娥苗紅葉 佈毒銀娥耿秋白 披髮紅孩原猷 捷足律令門致中等 見扶魔法師史南溪等 大家與劉泉等對壘 已然抄有餘裕用不着他

等 協力相幫 均有躍躍欲試的神氣 因爲他等 素日與峨眉派 並無大仇 不過僅爲門戶異同起見 不欲趕盡殺絕 以結宿怨 現在忽見敵人來了 牛刀軍了一見面就是兩道劍光 直奔過來 苗紅葉等不由大怒 遂喝道賊婢 少要口出不遜 今天叫你知道知道 吾等的利害 說着刷々就是五道劍光 直飛過來 內中就是柳燕娘 原先的飛劍在五雲步與王森對敵時 被秦寒夢的雷火珠給燒成灰 自己無奈 二次到苗經 以媚術誘取紅髮老祖 妖劍五支 又託薛蟒代求許飛娘 將這些妖劍 傳了口訣 加緊習練 無奈爲日不多 尙在幼稚 其餘的幻靈 長生 二派的門人 苗紅葉等 一個個全是經名師的指教 劍術老練 歐陽霜兩枝劍 抵住了敵人五枝飛劍 工夫一長 還是不能取勝 起初劉泉正在危急之時 忽見歐陽霜趕到 以爲這次可操必勝 誰知還不到一盞茶時 歐陽霜也是不濟了 衆人更是萬分的着急 眼睜睜的危亡在即 正當千鈞一髮之時 剛想要用別法制勝呢 忽聽背後 有破空的聲音 劉泉大家回頭一看 只見由東北方天空中 飛來碧翠色的三道劍光 如快如電 直奔村中而來 藏泉等一看 不是本門的劍光 情知是敵人 又到了接應隊 劉泉等嚇的一身冷汗 暗道今天這可完了 正思分別拚命相敵呢 忽見那三道碧光 一直飛進村中 七禽陣並無阻擋 萬松崖道口鳴鑼報警 史口溪等 更是添足了勇氣 以爲今天一陣成功 心中暗笑林瑞那樣的小題大作 到要問你個心口兩服 正在歡欣之際 忽然串出意表 那二道翠色的劍光 飛進道口 並不前進 卽落在蕭宅以北 半山之上 恍忽忽好似二位幼女的模樣 各將劍光

放起 越過劉泉的劍光 一直攪入湖兩岸 妖劍之中 這三道翠色的劍光 利害無比 一照面就將薛蟒 柳燕娘 門致中 的三枝飛劍絞成數段 如同幾點流螢相似 全都落在湖心水中 史南溪心中納悶 這劍元 明明是吾派中人 怎麼返道幫助外人 來與自家作對 這是何故呢 歐陽霜見異派同異派殺起來了 知道內中必有原故 趁這三枝劍 抵住 苗紅葉 耿秋白 原猷的妖劍 自己忙將飛劍收回 由懷中取出一個金漆葫蘆 口中暗誦訣 祇見葫蘆內 飛出一線火光 放出去一見真風 就是榜上大一團烈火 向原猷 門致中 薛蟒 柳燕娘 等一指 這團烈火 刷的聲 飛了過來 轉眼之間 渾身的衣服 完全燒着 別人還好支持 惟獨苦了薛蟒夫妻 並無降火避水的功夫 只燒的他二人 滿地亂滾亂叫 披髮紅孩 與捷足律令 自持着內有玄工 衣服雖燒 尙無大苦 原現趕緊收回劍光 與師弟將薛蟒夫妻 往脇下一夾 默念避水訣 一齊跳 入湖中 企望將火撲滅 豈知歐陽霜的烈焰 并非凡火 雖然逃入水中 還是照樣的燃燒 四個人如同兩隻火船相似在水中翻翻滾滾 火勢轉旺 四個人情知不好 忙又竄了上來 此時原門二人 因為時間一長 也閉不住了 只燒的四個人 叫哭連天 史南溪一見 趕緊一手指揮劍元迎敵 一手由腰中取出紫金鉢盂 口中默誦靈咒 將鉢口對他四人一恍 白亮亮一道水線飛出 落在他四個人的身上 才算將烈火澆滅 四個人可燒的夠了八成了 一個個外臥在湖濱 紋絲不動 一身的漿泡 四杆陰風旗也燒了 化成四道愁烟 飛起被罡風一吹頓時四散 此時顧炸了啄眉門人

反敗爲勝 各將劍光逼緊 又將妖劍壓了下去 史用溪見此光景 心經已亂情知難已取勝 當時各人通知暗號 衆人會意 史南溪由懷中又取出返魂五毒砂來 不管牠靈不靈 逃命要緊 對着北岸一甩 一片綠火 直奔過來 劉泉情知利害 忙喊道小心妖法 各人急忙圍回 劍光 護住身體 史南溪等 借着這個工夫 一伏腰史南溪抓起原現萬人迎抓起門致中 耿秋白抓起柳燕娘 錢萬選抓起薛蟒 忙將身劍合一 飛起空中先走 龍靈 沙靜 程玉兒 苗紅葉 等斷後 歐陽霜見妖 禦劍逃走 又將神火胡蘆的烈火 對着妖人一甩 後起的妖人 全身也着了 這個時候各願性命要緊 好在後面這幾位 都有劍光護體 尙不覺吃大虧 史南溪回頭見 五毒砂無用 急忙收回 破空飛逃 此時後山帮忙的三位女子 早已不見 史南溪止飛到萬松崖上 眼前忽現出一片金光 擋住去路 史南溪 萬人迎耿秋白 錢萬選四人 不知何故 劍裏不靈 全都掉在七禽陣中

第三回 芝蘭同氣十九妹雪恨避風寨 誤結宿仇秦寒薜雷殛任道寰

詩曰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渡玉門關

後面龍靈 沙靜 程玉兒 苗紅葉四人一見頭前這四對 全部被七禽陣的金光 打入陣內 不由的大吃一驚 有心下去救他八位 無奈身上還帶着烈火燃燒工夫一長 雖有劍光護體 也要閉不住了 况且又不准知道 救了救不了 四人只得各展子母陰風旗 到是安安全全的飛過去了 前面已到了琵琶壠的平原 才敢落下 龍靈取出淨水瓶兒 將各人身上洒了些

甘露 好容易才算將烈焰噴滅 各人一看身上 雖未受傷 全都燒的七零八落 肢體外露 四個人站在竹林以外 往南觀看 幸喜無人尾追 彼此看了看 不約而同 全都長吁了一聲 道 實在不知峨眉派 這些個後輩諸人 這樣的利害 眼看成功 不知那裏跑來三個賤婢 幫忙 致咱們一敗塗地 看那三道劍光的顏色 實在是咱們魔派裏的同人 出了好細 暗中幫助峨眉 回去一定要檢查查 到是何人所為 調查出來 誓不與她干休 但是咱們來了十二位 現在剩了咱們四人 還叫人家 燒的這種咀臉 有何顏面去見林瑞呢 四人急的團團亂轉 救又不敢去救 回去又因赤身漏體 無臉回去 此時東方已竟發白 堪可要亮 別人尚可靦顏敷衍 惟獨苗紅葉 乃是一位青年的少女 天一亮衣裙全無 成何體面 自己又羞又氣 師妹又被困在陣中 有何臉去見師父呢 越想越難過 無奈走到竹林探處蹲在叢草之中 要命也不出來 龍靈等知道她的用意 又好笑又好氣 無奈也只能步苗紅葉的後塵吧 全都走進竹林之中暫時藏躲 還因距離萬松崖不遠 恐怕叫臥雲村防守村丁看見 只等候夜間在說罷 臥雲村中劉泉 歐陽霜等 以先祇見羣妖 劍法深邃 眼看全村未敗 卽在眉際 劉泉可真急了 少時再要不勝惡敵 就打竹犧牲自己 未拜凌瀆以前的 看家手段 破去自己頭上這萬根青絲不要咬破舌尖 用血水放起烏雲連珠劍 別說來這幾個妖人 就是再多十倍的敵人也叫他難討公道 此乃先師所傳的秘笈火法 非到至急處 不敢擅用 自己剛要命衆人收劍退後 就要暗誦靈文 忽然由後山半腰中 飛來三道魔劍 利害無比 劉泉

衆人不由的心中懷擬，如何真派同異派，自己闖了起來，是何原故呢？雲鳳允中，因為距離稍遠，又在夜間，仗着修造之士，眼神甚足，只見在這三位中，第二個穿白的，那個女子，彷彿在那裏見過，非常的面善的很，祇是一時之間，想她不起，蕭逸夫妻，也在那裏細想，還是雲鳳靈機較快，忽然呀的一聲，向允中道：那中間朝劍的，這位穿白的女子，是否咱們那天，由大熊嶺來，行至萬松崖竹林東首，追的那位禦劍飛行，手使一對鋸齒蛾媚如意刺的那位女子呢？允中又看了看道：是可是是，無奈那位使刺的女子，一身襤褸，那裏有這樣的漂亮呢？雲鳳笑道：吾說你這個人，死腦筋不是呢，那麼人生在世，就得貧富到老嗎？還不許人家發了財，治一身漂亮的衣服嗎？假如比你自己，當年誰不知道，你是位大財主，擁着百萬之資，現在因為與吾吾吾說至此，臉一紅，一瞧允中，冷笑了一聲，便不往下說了。允中聽得愛妻之言，語中帶諷，說到與她兩個字，便不說了，自己一想，那年與她治一口氣，破產為善專一學道，過去的事情，實是孩子的性兒，也覺面紅耳赤，一陣難為情，也不再往下說了。她兩個正在彼此打趣之時，忽見歐陽霜，神火成功，燒的那四個妖人，好不痛快，趕至羣賊敗走，歐陽霜此時，已竟想起來，幫忙這三位女子，內中有她，再打算找她時，已不知這三位，何時走的，早已踪跡皆無，大家也祇罷了，妖人已走，知道個個全不是弱者，也就不便窮追了。劉泉帶領大家，辦理善後，一看蕭玉，崔瑤仙二人，全都是眼都，中了妖人的火龍釘了，此時已竟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了，蕭逸見了，心中非常

的難過道 這兩個冤家 爲報母仇 棄家學道 誤入岐途 好容易遇見劉仙師 替他破了妖人的禁法 歸於王路 誰知回家不到數日 就遭此慘劫 好不傷心 說至此不由的淚落不止

劉泉道村主 不要悲傷 好在貧道手中 還有家師的靈藥 村主中的血簇針 都能治愈 何況這個火龍釘 不能治嗎 蕭逸才如夢方醒 這才轉想爲喜 命人將他二人 搭到大廳之內 懇乞劉泉治傷 又點了點村丁受傷的數目 計被飛劍腰斬已死者二名 重輕傷者五名 蕭逸分付已死者掩埋 受傷者趕緊請劉仙師醫治 由村主分別給予燒埋 治傷 撫卹諸費 歐陽霜又將自己回來的任務 向大家發表一回 衆人知道 顛仙那裏 早有預備 這才放心 大家略用茶點 此時天已快到五鼓 劉泉與蕭崔二位 治完了傷痕 卽命大家略爲休息 預備次日天明 命人在湖濱北岸 搭蓋蘆棚 以備十四日 迎候諸仙 單表天門神君九首夔林瑞與衆位來賓 自扶魔法師史南溪等 十二位走後 總覺着放心不下 眼巴巴的盼了一夜 直到天明 也無動靜 一位不回 就知道出了差 趕緊命人擺了香案 自己寧神靜氣 取過卦盒 在香烟上繞了幾繞 口中暗暗的祝讚一番 這才求了一課 按着單 折重 交擺了出來 只聽林瑞啊了一聲 衆人向前觀看 乃是坤容第五卦 雷天大壯 今天又是卯日 又得六冲 大有擲地金聲之象 衆人看了 全都搖頭不語 林瑞又仔細相了相卦爻 今天鬼臨日建 時在秋令 臥雲村屬金 正在旺時 自己屬土 生着敵人 自己本來就在林囚之地 卯又屬木 曰干克着本身 更是不利 衆人起身又在酉時 卯酉相冲 主有離散之苦 卯刑於子

衆人至子時 必有大危 兄弟持世 兄弟乃爭鬪之神 午火當令 衆人主有火危 爻犯蛇陳
相繞 此時交寅 寅乃三數 主有三個陰人 暗中助敵 不利於吾林瑞不覺長吁一聲 雙眉
緊鎖 向衆人道 這十二位 着卦爻所現 不死必傷 還有攸因分離之吁 自己又詳細一找
今日交辰 鬼入裏鄉 憂煩已釋 稍有解救之神 因何衆人 此時已交寅末 還不到來呢
實在令人放心不下 遂命自己的女弟子袁漱玉 與赤身教主鳩盤婆的門人 金妹銀妹 急速
到哀牢山中 臥雲村附近 前去查看查看 有無朕兆 急速回來覆命 三人連忙收拾衣粧
各帶兵刃法寶 別了衆人 林瑞又囑咐道 如若見了敵人 但能不露形跡才好 三人點頭領
命 這才破空而去 一路上緊催劍光 留神觀察 毫無影響 一直飛到琵琶壠 只見竹林之
外 影影綽綽 像似四個人 蹲在那裏 向自己招手兒袁漱玉姐妹三人 這才一按劍光 低
落下去 祇見這四個人 一個個懸鵝百結髮髻蓬鬆 外帶着焦頭爛額 實在看不出是敵是友
了 忽見內中 有三個人見了自己 支溜一聲全鑽入竹林叢草之中去了 還剩一個 雙手捫
着臍下 曲着腰兒 走了過來 袁漱玉等這才收了劍雲欄落平原 既至身臨近 袁漱玉仔細
觀瞧 呀了一聲問道 你不是行盜金蛾苗紅叶姐姐嗎 祇聽那人唉了一聲應道 正是小妹
漱玉道 怎的帥姐 意落的這般光景呢 紅叶長吁了一聲 就把昨夜交戰之事 及經過的情
形 詳細說了一遍 現在祇有小妹 與龍靈 沙靜 程玉兒 三位師兄逃了出來 其餘的如史
師叔等八位 不知何故 陰風旗 失了効用 被金光全打在七禽毒菓陣中了 吾等因爲在後

面保護 史師叔他們四位 皆傷人的 全都受了歐陽霜 這個殘婢的烈燄神火了 祇燒的衣服寒落 肌肉外露 無顏回去 祇候夜晚之間 再行設法四去 難得姐姐們 到此相尋 足感盛意 但是吾等 衣不遮體 怎好飛行呢 袁漱玉見紅叶說的 這樣可憐 也代她難過 只得將三人的外套 青緞武妝短氈 并各人的汗巾 解了下來 命紅葉扔進竹林 叫他們暫時掩蓋掩蓋 然後出來相見 只有紅葉還短一件 漱玉命她將龍靈等三位 脫下來的破衣服 檢大片的 挑了幾塊 也幫掩遮過去 漱玉等也情知七禽陣 與臥雲村的利害 并不敢輕易涉險救人 等到心到避風寨 見了各位前輩高人 再設法取救不遲 龍靈等 已竟吃過苦頭的人了 更不敢謬行逆施 又兼各人腹中飢渴難捱 這才遵了漱玉的計劇 各駕劍光 破空而回 一路上說了些 已前原是咱們這方得了勝 眼看著大功德就 不知那裏跑出來三個賤婢 硬來出頭 一照面 就將門師弟等個人的飛劍絞為數段 劍術非常利害 看她所用的劍光 也是咱們魔派中人 不知怎的反到幫助臥雲村 與咱們作對 令人實在不解 漱玉也覺納悶 說話之間 已竟飛到避風寨 漱玉引着眾人 見了林瑞 大家稟明一切 又將扶魔法師史南溪等八位 已被七禽毒藥陣的金光 打入陣內 此時睜眼不明 生死不知 大家還未容紫金剛龍靈說完 座中五鬼天王尙和陽 與蠶鼠師姑 報如雪長生教主 愛與師 只氣得渾身亂抖 鬚眉皆張 尙天王哇呀呀的亂吼 用長臂指定西面臥雲村 罵道 好一羣的峨嵋餘孽 屢次欺辱某家 今天又找到吾的頭上 這還了得 若不雪此冤仇 誓不再修大道 原來五鬼天王尙和

陽 自從端陽節日在雪山青螺宮 扶助入魔 後來因爲自己 一時的大意 將心愛的五鬼
白骨鎖心鎖 交與獨角魔王樂三官 誰知道樂三官 見寶起意 頓起不良 拐去了寶鎖 尚
和陽找了半天 才見窮神 渾 背一樂三官 跑向青螺谷去了 自己的寶鎖 也不見了 追
了半日 也未追上 又見青螺魔宮 大勢已去 自己就趁這個機會 峨嵋衆人 全在青螺谷
玄冰谷只剩下 一位女殃神鄧八姑 何不去到玄冰谷 將她的雪魂珠搶到手中 知道雪魂
珠 妙用無窮 仗着此寶之力 不但可以將寶鎖搥回 且可頓長無窮的道術 既至到了玄冰
谷 用魔法煅煉八姑 強索雪魂珠 八姑深得神手比丘 魏衍的真傳 也不是好惹的 彼此
對持了多時 後來玉清大師趕到 被伏魔雷音鼓逼走 又換了秦紫鈴一白眉針 自己回到靈峽
峯 越想越氣 他乃是東方魔派之祖 妖法甚爲利害 用魔法煉出白眉針 打算加緊苦煉法
寶 以報此仇 正好天門神君 派人來請 去奪元江之寶 尙天王得此消息 正中心懷 既
全友誼 又報私仇 送走衆人之後 卽忙忙的收拾幾件 利害法寶 又親身飛到東海 度湖
山 星石洞 拜謁自己的恩師 鬼母訶梨帝 哭訴前情 自己如何屢受峨嵋派的欺辱 請求
恩師下山 與弟子報仇雪恨 那位鬼母訶梨帝 乃是各處 五百鬼子之母 佛經上名爲鬼子
母訶黎帝母 住在東海度湖山 山上有大桃樹一株 蟠曲三千里 其卑枝向東北 乃是萬鬼
出入之地 名曰鬼門 又神異經云 東北方有鬼星石室 屋三百戶 戶外石題 亦曰鬼門
日夜不閉 暮則有人語 有火青色 自門而出 悉皆鬼也 乘騰風頃刻萬里 普及於四海

授各地羣鬼 以陀羅鬼經 使成地仙 學與否則聽之 鷄鳴始回東海 此鬼母與鬼門之所由來也 非盡誑唐 佛濟賢有之 間言慢表 那位鬼母訶黎帝 是何等的身份 那能輕動貪墮 受他的鼓惑 因說道 峨嵋自教主長眉羅漢 退丹之後 將道統傳於乾坤正氣妙一真人 齊漱溟之後 因有金科定規 玉律定數 玄機定圖 法輪定劫 自周以來 已快到三千年之劫運 各門各派 擇其正者成仙 擇其邪者應劫 神仙殺戒已開 再至一百六十年 歲次庚子 劫運已滿 那時善人賜福 惡人招殃 人神仙鬼 各安其位 已到昇平之世 世界之上 存留八大名門 卽是第一 吾

佛至尊所創之金山門 第二洞玄真人 所創之武當門 第三贊化真人袁大化 所創之崑崙門

第四始祖達摩 所創之少林們 第五明覺大師重顯 所創之峨嵋門 第六紅雲老祖 戴仇

所創之崆峒門 第七回教聖人默德穆罕 所創之毗羅門 第八萬寶德祖魯靈殿光 所創之

苗彛門 在此八門中 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各佔一方 僧 道 俗 均有 正邪兼全 每

門戶之中 又分宗支 各派多寡不等 此外還有三宗十八異派 各有好惡 良莠不等 峨嵋

齊真人夫妻 意欲倡大本門 廣收門人 開闢長眉仙府 他夫妻在此煉寶之時 常到這裏請

示機宜 他乃得道之士 將登仙籙 豈能無故欺辱於汝 斷無此理 必是汝等自持魔門道

法 在外邊橫行不法 得罪了峨嵋弟子 也許有之 老身豈可聽信 汝這片面之言 冒然與

峨嵋作對 現在汝既哭求一場 念在師生之誼 老身派汝之二弟 怵木呪龍柳威 與汝三師

妹 按時化形，惠贖 到靈峯監視於你 祇要你確實被峨嵋之欺 命他等臨時助你 一

臂之力 如再胆敢爲惡 不但令汝師弟下山 從此你到劫數之時 爲師也不能逆天救你 牢

記牢記 鬼母說至此處 遂命柳辰時惠贖 各帶法寶 隨尙和陽下山 尙天王此次雖未將恩

師請來 幸得二位師弟妹回來 知他二人 日近師側 兼淘漸染 道法高強 心中暗喜 三

個人遂即叩辭恩師 一同飛回靈峯五鬼洞 柳辰等 自在度湖山星石洞 習學道術以來

百餘年來 也未到過紅塵一步 一切的世路艱難 一毫不知 敬聽師兄的指揮 將師父監視

師兄之言 忘在九霄雲外 尙和陽 因這兩位師弟 險譁身段 比自己還要兇惡十倍 林瑞

乃是聞名的道友 恐怕人家見面嗤笑 暫命二弟在五鬼洞等候 一事事情 必焚信香相請

二人點頭 尙和陽即駕魔元 趕到避風寨 林瑞因他是東方魔祖 待爲上賓 今天聽得龍靈

報告 仗着他的幫手 師弟柳辰 師妹時惠贖的勢力 故此敢在衆人面前 說此大話 遂

要立時飛至臥雲村 找峨嵋諸人報仇 救回史南溪等 林瑞衆人恐怕人未到齊 不便枉動

好在還不到三天了 何妨稍待 史道友因爲不聽勸言 致遭此辱 尙道友何妨稍忍須臾呢

尙天王一想 史南溪臨行時 自己也是拿這一套話 勸人家來 今天臨道自己頭上 故陷前

輒 豈不落人背地一責 自己輕蕩浮躁呢 只得罷了 當下林瑞 懇求衆位道友 誰能去救

史道友出險呢 當有萬妙仙姑許飛娘 雲蘿師韓如雪 長生教主愛醒師 都因自己的弟子被

困 這三位首先 站起來討令前往 林瑞一旦這三位 均是異派中的錚錚者 心中暗喜 又

問還有何人願去 又見自己的師弟 紫面伽藍稽叔康 與自己好友展翅門任道寰願去 林瑞點頭 遂囑咐道 諸位此番前去 祇要能將七禽陣破了 救出被困的八位道友足矣 但能 不露形跡 還是早些回來爲是 並不是懼怕臥雲村 單等到十五日 咱們人道齊 大家合力前往 一撲可滅 此乃一勞永逸的辦法 衆人點頭答應 因爲龍靈四人 被神火燒的傷痕未愈 不便前往 乃改命袁漱玉 與金妹銀妹 三人作爲嚮導 計算人數 一共八位 林瑞每人給了一枝子母陰風旗 韓如雪另外又要了幾杆備用 大家送出寨門 目視韓如雪等八人 破空而去 方才回寨 此時天交初鼓 這幾位全是異派中 有名的人物 所禦的雲 何等的快 法 漱玉姐妹三人 緊催劍光 還是趕不上去 韓如雪等只可每人附帶一位 加緊前進 天至 鼓 早到哀牢山萬松崖 衆人各展陰風旗 剛要進七禽陣 救人忽聽得了 唵哪々一聲銅鑼交萃 山谷接應韓如雪知道 這是本村防守之人 鳴鑼報警 並不理他 遂命衆人 在空中瞭望接應 自己與長生教主愛醒師 萬妙仙姑許飛娘三人 各持子母陰風旗 飛行前進 猛見七禽樹叢中 咕啾々一片金光 七禽飛起 一個個張牙舞爪 毒舍利如同冰雹相打 雨點似的 齊向他三人打來 金光耀目 刺人雙眼難睜 韓如雪忙將五色彩雲幃放起 將自己三人罩在當中 才算護住了 身體雙目 方敢視物 手持陰風旗 收了劍雲降落陣中 真是一物克一物 陰風旗搖動 黑氣彌漫 鬼語啾々 悲風愁雲之中 吐出鬼哭神聲 嘍的聲音 七禽陣 終是植物 無人以法統駁 見了陰風旗 卽失效用 金光刷的一

行落去 無影無形 現出七行毒菓樹來 遙見樹林中 史百溪 萬、勉 耿耿白 錢萬
選 各人背上 還指著傷人 脊背相對 盤膝而坐 韓如雪正想迈步進去救人 只聽得南面
半山腰中 一聲嬌叱喝道 那來的狗男女 膽敢破陣殺人 看吾飛劍取你 聲到劍到 三
四道青紅白色 劍光飛到 說時遲 那時快 空中防護的 紫面伽藍釋叔康 展翅喪門
任道寰 兩支魔劍 與袁漱玉 金妹 銀妹 三支飛劍 同時放起 接住臥雲村的劍光 攪
作一團 五彩繽紛 如怒龍爭珠 星月之下 光華一片 好不熱鬧 原來劉泉等 自從昨夜
得勝以後 天光一亮 蕭逸劉泉 卽命村丁各處去借 木板 杉杆 繩索 在村山湖濱北岸
相度地勢 指揮村丁 搭起蘆棚九間 分爲上下兩層 因爲日期短促 後大十三日下午報
齊 因此連夜緊趕 早有報告 東北方毒菓樹中 被金元打住八個妖人 劉泉等因爲忙搭
蓋蘆棚 無暇及此 好在萬松崖上有人防守 只要滿足二十四個時辰 無有法寶支持 賊人
卽被毒氣 走透全身 軟灘而死 何必理他呢 天至酉正 歐陽霜終覺着不放心 自己帶了
蕭清 蕭貴 與吳誠 紫武 來到毒菓林中 看了看被擒這八個人 分爲四堆 全都軟灘在
地上三男一女 背上還每人 壓着一個 已然人事不知 面色被毒氣染的緋紅 又見搢人這
四個人 每人手中執着一面淡黃色的小旗 時時往外冒黑氣 歐陽霜上前 奪了過來一諒這
些人知覺已無 不致逃走 這才放心 復命看守道口的人 郝濟夫何渭 留神監守一見敵人
卽急速鳴鑼報響 二人遵命 歐陽霜才帶人回來 用過了晚飯 大家全都在門外 看看搭棚

處處力求堅牢美觀 耗來耗去 天光剛交二鼓 隱隱的聽見背面 有破空的聲音 大家回頭觀看 只見由東北方而天空中 飛來五道劍光 快如閃電 直奔村中而來 猛聽見萬松崖 鑼聲響亮 就知道敵人又來了 大家這才飛至甯宅後山 正過敵人已道 只見兩個道姑 一個僧人的打扮三人 首先降落 各執小旗 破了金光 向樹陣內走進 天空中還有男女五人 各將劍光放出 截住劉泉等飛劍 在空中角鬥甚厲 賊人中有一個 俗家粧束的怪人 其形如吊死鬼相仿 所發的劍光灰白色 慘淡陰森 鬼氣森森 正是與牛鳳劍光相敵 剛一接觸 就知道大半是邪派 以垢物所煉的飛劍 自己的劍術 乃是白髮龍女崔五姑的親傳 門戶確正 不敢與展翅喪門任道寰 劍光惡鬪 恐怕傷指自己的寶物 忙喊七星真人趙光斗 用七星劍曹爲敵擋一陣 光斗的七星劍 雖然不懼垢污 但是也不敢持久 工夫一長 寶光被邪污薰染 也怕犧牲自己的七星劍 這們一來 到歡炸了展翅喪門任道寰 見敵人的劍光 吞吐吐 不敢與自己的劍光接觸 就有了主意了 遂將脇下雨條綾巾抖開 頭腦一搖 雙手 頭頂 口 鼻之中 放出五六道灰白色的劍光 直取敵人 稽叔康 漱玉 金妹 銀妹 忽見任道寰的鶴鳥劍器數放出來 也怕誤掃在自已的劍上 成爲廢鐵 各將劍光急忙收回 停在空中觀敵 劉泉 雲鳳 歐陽霜 俞允中 魏華等 一見妖人看破機關 反將鳩鳥劍 全數放出 自己這邊的劍光 全是峨嵋止派 一經垢氣所染 卽要損傷 修道之士 大都是將自已的寶物 視爲第二生命 誰也不懇 大意迎戰 只可虛與委蛇 敷衍對敵 只仗

着趙光斗一枝七星劍 還能接架迎敵 還得顧慮各位道友的飛劍 傷了誰的也覺對不過 好看煞人 時間一長 只累的趙光斗 張口氣喘 熱汗直流 劉泉衆人 見此光景 實在不忍 誠恐將自己師弟的劍光一傷 則前功盡棄 一腔心血 等於無用 遂即暗暗通知大家 徐徐後退 將敵人引至湖濱 再設別法 轉敗爲勝 這時候敵情緊張 也顧不了樹陣中的 妖人只可節節敗退下來 稽叔康見敵人 脚步福動 所發的劍光 欲就忽離 似進返退 只有七星劍在前 與任道實的鳩鳥劍接觸 已見那位道者 汗流氣喘 知道鳩鳥劍成功 遂急通知漱玉 金妹 銀妹 各催劍雲 追進村中 雲鳳 歐陽霜等 心中暗暗的着急 真是有力無處使 工夫一長 趙道友劍光一破 關乎全村的生命 蕭逸 在渠齊了村丁 各持兵刃 全都是 愚笨的武工 毫無用處 眼見賊人 深入腹地 今夜晚間 恐無瞧類矣 村丁只顧嗚鑼呐喊 聲徹山嶽 正當此時 忽見正西 天空中 有鷓鴣合鳴之聲 雲鳳等招頭觀看 祇見西方天空中 現出一片霞光 五彩含英 罩着一雙 車輪大小兩隻靈禽 如飛而至 衆村丁不知詳細 借着皓月光華 愈顯得奇觀非常 祇見靈禽剛入村口 卽卽聽得大空中 一聲嬌叱 喝道天門的妖賊 少要狂狠 看吾的寶刃 取汝等的狗命 瞥見兩道紫光 聞着一道白光 由鷓鴣背上發現 直射下面 劍雲之中雷聲滾滾 風雲片片 劉泉趙光斗 這才端過這口氣來 遂道好了好了 這見咱們的救應到了 歐陽霜問道 劉道友 怎麼劍光之中

還隱着風雷之聲 這是何故呢 劉泉指道 那兩道淡紫 與白色兩劍光 附帶風雷聲音者 乃是峨嵋軍教 乾坤正氣妙一齊真人的令卽 是咱們小師弟 名叫金蟬的鴛鴦露 劍乃是他的母親 妙一夫人荷藍因所賜 利害無比 不怕邪污 那一道純紫色劍光 如天外長虹 乃是妙一夫人 心愛的門人 名喚李英瓊的便是 歐陽霜聲道 莫非此寶是 長眉法祖的遺寶 紫郢劍嗎 劉泉笑道 正是正是 二人正在問答之時 只見那兩隻靈禽 背上又發出一青一紅 兩道劍光 一直沖入劍陣之中 此時地上面的 劉泉諸人的飛劍 早已收回 知道紫郢與霹靂劍的利害 空中交戰不比陸地 恐怕傷了 自己的飛劍 說時遲 那時快 敵人忽見對方 添了幫手 劍光一到 就知是勁敵 稽叔康等 也將各人的飛劍 放出迎敵 誰知道 袁漱玉劍光 剛放出 與紫郢劍一接解 就知道不好 覺着對方的劍光 利害非常 震的漱玉 脊背發麻 自己的劍光 頓時光芒大減 暗淡無光 知更不敵恐怕傷了自己的寶刃 意欲收回 她那知道 紫郢劍的效用 非比尋常 竟被紫郢劍的紫光 將自己的飛劍吸住 怎樣拘收 也是不靈 漱玉無奈 祇得連用全身的 五行真氣 緊催劍光 勉強勉強支持了幾個回合 忽聽劍雲中 鏘々兩聲 過去 自己的飛劍 已被紫郢劍絞成數段 化作幾點流星 散落於地 漱玉呀了一聲 墮落塵埃 心痛自己的 寶物損壞 正一楞神的工夫 那道長虹 如箭還快 刷的一聲 直奔自己而門而來 漱玉說聲不好 趕緊 取出神鯨怕來 直對紫光擲去 神鯨怕 化成一片 五彩錦雲 擋住紫光 只見兩寶相遇 光芒大顯 漱玉心中

暗喜 以爲神蛟怕 可以抵住劍光 剛一眨眼的工夫 祇見紫虹一躍 如同一道厲閃相彷彿的聲 神蛟怕 已被紫鄂劍刺穿透 又進了過來 漱玉又擲出去 一條神蛟怕 還是不成半盞茶時未完 漱玉連傷了 五條神蛟怕 自己就不敢再擲了 再不走時 性命不保 此時也顧不了別人 祇得借遁光逃走 任道寰 見自己的鳩鳥劍成功 抖起雙翅 正追敵人 猛聽得 空中風雷大作 還未容觀瞧 瞥見紫白兩道劍光 由空中飛到 一直捲入鳩鳥劍 夕雲之中 又見七星劍已撒 任道寰 知道這是 峨嵋嫡派 鴛鴦霹靂劍 不懼邪污 剛一照面 自己的鳩鳥劍 就被霹靂劍 震斷兩條 一股星臭的惡味 傳來 鳩鳥劍 化成灰白星點 刷々散落無踪 任道寰情知利害 此時稽叔康的劍光 與對方空中的青光 金妹銀妹兩道劍光 與空中的白色劍光 相對 正在拚命 猛撲之時 空中青白紅綠各色劍光 結成一團 矢矯飛舞 風雷大作 這一場的凶殺惡戰 令人見了心胆俱裂 任道寰 原本練成九支鳩鳥劍 忽被金蟬一見面 就給他壞了兩支 好不心痛 祇氣的妖人 哇呀呀的 怪叫如雷 神昏錯亂 將餘下的 七支霹靂放出 金蟬在鵬背上喝道 來得好無知妖人 還有多少要你不敢放出來 小爺稍一退後 也不算 峨嵋的弟子 說話之間 鳩鳥劍 又是兩條被毀 任道寰 可真急了 罵道小賊種 今天要不叫你 知道任爺々の利害 也枉爲修道之士 說着氣忿忿的 由背後撒出一支喪門劍 口中暗念訣呪 對着神鵬背上放去 快如流星 金蟬正想圈回劍光 破牠呢不料劍刃 正負着燕瓊 與金蟬 在空中往來遊戈 與敵人對峙

呢 那雙全眼何等的利害 忽見妖人 好好的打着仗 突然弄出一團綠火 駭着一支 鬼氣森森的 小寶劍 直向自己飛來 眨眼之間 已到面前 鋼羽長鳴一聲 祇用那隻鋼爪 將那團帶綠火的 小寶劍 抓將過 來那妖劍被訣呪所催 餘力未盡 還在鋼羽爪中亂穿 牠那裏 有鋼羽的力大 被鋼爪抓了個 結結實實 任道寰 見自己的喪門劍 本打算暗傷金蟬 那想叫一個 扁毛畜生 給抓住了 自己險些 抱腦門子氣破了 一堵氣 刷々々 一連打出支喪門劍 鋼羽就同惡鷹 攫兔的一般 長鳴了兩聲 展開雙爪 全給抓住了 任道寰 氣的兩眼冒金花 暗想峨嵋派 真難惹 就憑這一隻扁毛生東西 都這們利害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左手捧着五道 灰白色的劍光 右手連將餘下的五支 喪門劍 全打出去了 誰知司徒平 與秦寒夢 坐下這隻獨角神鷹 原先見神鷗 連被妖劍 引的神鷗技癢難擋 此時又見妖劍 飛過來 四五支 也是長鳴一聲 飛過來掄開爪左右齊施 將五支喪門劍 又都全給抓出了 任道寰 九支喪門劍 全都打出去 不但未傷 金蟬的分毫 都不用主人分心 全教去這隻仙禽 給收了去 任道寰 差一點兒 靡氣暈過去 將口中的鋼牙咬的山响 眼都氣紅了 罵道好一羣的 峨眉小輩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休怨某家 意恨心毒了 說罷一回手 掏出一粒 魔火 如意陰陽彈來 心中暗暗盤算 知道金蟬不好惹 打算冷不防 將東面那兩個 騎神鷗的 打下一位來 也算轉轉面子 主意已定 口中念念有詞大喝一聲 小輩着打 咻滴滴一溜火光 黑烟漫々 直奔司徒平而來 此時峨眉四位 正

看着鋼羽 神鷲 各現本事 分搶着 連破妖人 九支喪門劍 金蟬司徒平 四位 連地面
上多人 全都看的呆了 金蟬等也不願催劍了 祇是各手持自己的劍光 抵住賊人的飛劍
又見妖人 氣的那個樣子 面紅耳赤 氣喘如牛 好不可笑 猛聽妖人大喝一聲 一溜黑烟
綠火 打出一物 直奔司徒平而來 秦寒蕤 急忙取出寶相夫人的雷火珠 抖手擲出 與
陰陽彈撞個正着 先聽啾的一聲 又見一陣黑烟 將陰陽彈 打個粉碎 寒蕤又一指火珠
直奔任道賢而來 這粒魔火如意陰陽彈 原是分陰 分陽 共有八粒 乃是任道環的 恩師
苗疆綠飄派 教主馬鴻圖 所賜 利害非常 被打之人 一見魔火燒死爲止 凡水並不能滅
非到至急之處 不能擅用 今天任道環 真急 才用此珠傷人 打了出去 眼巴巴 望着成
功 誰知對方 也擲出一粒火珠 將自己的陰陽彈打碎 任道環連傷法寶 微一楞神的工夫
當火珠 乃天狐至寶 何等的利害 任道環 見自己寶彈已碎 雷火珠 並不回去 直奔
自己面門而來 快如閃電 道環要躲 焉得能夠 只聽電聲响處 雷火珠 正中在 任道環
鼻骨之上 只殛得 鼻塌腦裂 腦髓崩流 萬朵桃花一樣 死屍翻落塵埃 鳩鳥劍 失了
統駁之力 展眼之間 卽被霹靂劍 紛紛絞碎 成了幾點灰白流光 分飛四散 稽叔康 一
見 任道環 被雷火珠 打死 大吃一驚 忙喊道金妹 銀妹 快走 寒蕤催動劍光 一拍
神鷲 隨後就追了下來 叔康一見 心膽俱裂 一按劍雲 平地抓起 任道環的死屍 禦劍
飛逃 金妹 銀妹 更不敢冒險相拒 也只得 遂後敗了下來 繞你稽叔康 飛的怎樣快法

也跑不過 神鷲的雙翅 翻過萬松崖 自己的飛劍 漸漸不支此時司徒中的 緊奎劍 又到叔康情知不好 左臂挾着 任道環的尸身 來不及分劍相抵了 趕緊口念閉劍呪 哧的一聲 過去 叔康好好的 一隻右臂 連同任道環的死屍 同時掉了下來 只疼的妖人 怪叫一聽 借着聚奎劍的金道 逃走了 鋼羽背上 金蟬英瓊 見敵人死傷各一 不欲多結冤仇 並未追趕 金妹 銀妹 方得安全而逃 空中的戰事 已告一段落 單表劉泉衆人 因在危急之時 正好金蟬四人趕到 直接與妖人對敵 替下他們來 只願仰觀他們 雙方角鬥了 忽然雲鳳 想起七禽陣中 看見有兩個道姑 一個帶五佛冠的 和尚各執陰風旗 走入陣中 前去救人 原先因爲 任道環鳩鳥劍 利害 無暇顧及陣中 現在來了幫手 對敵賊人 綽有餘裕 雲鳳忽然想起 這一層來了 遂招呼衆人 一同飛上萬松崖 看視七禽陣 只見都潛夫 何渭同着二十名村丁 齊齊的舉着兵器 站在樹陣的西面 紋絲不動 劉泉知道 是被妖法禁住 失了動作 趕緊用寶劍 一指 一道白光沖過去 衆人方才明白過來 大家還未容走到七禽陣呢 只見由叢樹中 飛出青黃藍 三道劍光 飛奔而來 劉泉 知是敵人 遂與歐陽霜 俞允中 也將飛劍放出 抵住對方的劍光 閃在一處 雲鳳等向着樹陣中觀瞧 只見昨天困住那幾個妖人 還在那裏坐着 可是背上的傷人全都解下 放在旁邊 那麼崖下臥雲村腹地 天空打了雷半天 恨不能殺的 天翻地覆 至少也有一個更次了 怎麼轉如雲 許飛娘夢醒師 還未將被困者救走 是何緣故呢 因爲扶魔法師 與師侄鬼面行者萬

人進廳中夜叉錢萬選佈毒藥鐵耿秋白等四人每人拊着一個傷人因爲受傷的陰風旗全被烈焰夫人雲中丹鳳歐陽霜的神火給燒了這座七禽陣原是西方靈鷲山雷音寺吾佛的至寶內中變化無窮利害無比不過子母陰風旗乃是孕婦人皮所練原質甚臟金光乃至潔之物所以見不了垢污一遇陰風旗金光就落可是利害還是利害八個人只仗着四杆陰風旗效力已失一半林瑞原練此旗之時推算佛寶的力量練成每人最少需用一杆方保無虞頓時失去了一半抵不過佛力那有不落之理自要有情之物一落陣中就如同太上老君的太極圖一樣頓時就真靈已失如同掉了魂魄的一般頃刻間幼出千象萬變遂你心境所思想誰見誰想什麼有什麼親朋骨肉神鬼妖魔凡你心中稍一動念所思者即在面前出現轉眼就滅再想又來陣外人看着就像酒醉熱睡一樣任你有多大的道法也架不住你自己心中自造幻境工夫一長被毒氣侵蝕只要滿了兩天足了二十四個正時肉體卽化成膿血不過修道之人尙可多支持三四個時辰而已今天萬妙仙姑許飛娘仗着陰風旗之力居然又將金光克落走入陣中只見這八個人兩個作一堆坐在陣中如醉如痴又見自己的愛徒三眼紅蜆薛與九尾仙狐柳燕娘等四人全都燒的焦頭亂額七零八落的形狀非常的可慘許飛娘不由的點頭暗吁落下幾點眼淚又摸了摸眾人身上熱可灸手許飛娘無奈才與韓如雪愛醒師先將

四個受傷的抬上來 放在一旁 打算再將史南溪四人扶起來 無奈就象平地生根一樣 任你有多大的蠻力 休想動他分毫 又試了試方才抬下來 四個受傷的 抬下來好抬 見了土地 再想拾起來那是枉想 見土生根 三位妖仙好不燥急 打算用移山倒海 與縮地千里 各樣的大法 憑你喉嚨念乾 也是白費 一絲不靈 三人彼此點頭 暗道好利害的惡陣 怪不的林瑞那樣的懼怕 三個人正在無法可想之時 遙見自己這面的人 敗退下來 許飛娘就知道 今天這個人 是救不了 又見衆人心窩中 亂跳個不止不休 恐怕餓壞了身子 愛醒師身上帶着避穀丹 先與他們每人口中塞進一粒去 又將預備的陰風旗 與他每人懷中揣上一杆 可以少避毒 依着許飛娘就要將剛來時 陣外禁住那些人殺死 少出這口怨氣 還是韓愛二人 心中不忍 勸住許飛娘 三人正在嘀咕的工夫 瞥見由村中飛來男女數人 許飛娘憤恨無可發 洩 打算放出飛劍 殺一個兩個的解恨 不料全是煉道之士 各以飛劍相敵 兩下裏彼此鬪了多時 祇聽允中說道 雲妹妖人既然破了金光 吾妹何不將神禹令取出 試試看 不是也能發出金光嗎 雲鳳呀的一聲 才如夢方醒 剛才與妖人對敵時 若連起神禹令 何致受那怪物的妖劍欺服呢 唉 怎麼這們糊塗 竟將仙子所賜之寶 忘到瓜窪國去了 說着由囊中將神禹令牌取出來 刷的一片金光 直向敵人沖去 那七禽陣原是教垢物困住金光 當下被神禹令 金光一到 此寶原非凡品 有通天徹地之功 能探

幽啓閉之妙 七禽陣見了神牌金光 就類似陰陽電氣接觸相仿 只聽得一聲巨雷大响 七禽陣內的金光 呼的一聲飛了起來 直冲霄漢 任你多少杆陰風旗 閉不住 就見陽風旗這回也不靈了 許飛娘見神禹令一露面 就知是太古無極之寶 韓仙子的神牌 喊聲不好快走 三個妖仙 也不是平庸之輩 遂卽各駕遁光飛出陣外 繞你走的多快 每人還教毒舍利打了一二下不等 只打得這三位邪仙 三昧真火直噴 金光利害射在身上 如同火灸的一般 頃刻難挨 許飛娘長吁一聲道 二位道友 事已至此 祇可聽憑他們八個人的福命罷 背後神禹令的金光照射甚緊 就覺得頭目有點暈眩 再不走時 必有大辱 只可脚一蹶心一狠 三個妖仙各駕遁光 飛回避風寨 此時袁漱玉 金妹 銀妹 稽叔康 早已先後逃回 林瑞等見稽叔康右臂已失 說不出一種憤恨難當的滋味 但也是無法可治 祇好等候十五日衆人到齊 再報此仇未遲 暫時忍着一肚皮氣 先與師弟上了藥 派人送到瓦寺調養 接着許飛娘等陸續回歸 一個個垂頭喪氣搖首漬舌不已 林瑞向衆人道 別的損失都好辦 七禽陣內困住八位雖未救出 幸得愛道友與他倒服下一粒避穀丹 藏了陰風旗 三五日內並無大險 只有好友展翅喪門任道寰 死在峨嵋惡人之手 此恨怎消呢 況且任道兄乃是苗繇綠瓢祖師 馬鴻圖的得意弟子 由此路過順便相探 被某家留下 以爲韃靼良佐 不料大功未成身先喪 將來用何言答對綠瓢祖師 他老人家性如烈火 豈能將某家擅自放過 又不能不稟知他老人家

如要隱瞞下去 一旦馬鴻圖找了來 那時更難挽回了 說至此只急的林瑞 搓手頓足 長噓短吁 衆人亦覺着此事不容易 大家愁思了半天 還是五鬼天王尚和陽 與赤身教主磨盤婆出的主意 叫林瑞不要隱瞞 詳細的寫一封書信 用劍光呈送南雪山風雷崖 隱魔洞 轉求林瑞的大師伯乾達老母佛 白素素 再附具意見 轉懇綠瓢祖師馬鴻圖 祇得將大志全推到峨嵋派身上 因爲大魔王素素與馬鴻圖交誼濃厚 看乾達佛的面上必不至一找爲難 在坐諸人全都贊成 林瑞思付了一回 並無良法 祇好照計而行 遂卽寫了書信用靈劍傳遞 於風雷崖去了 忽見寨門守衛的嘍兵 進來報道 現有巫山玉版峽飛龍洞主赤城子 與陰素棠各帶弟子 攝魂童子阮猛 戲花仙子唐彩珍 與樂三官弟子 神手大聖王森 神羊山蝸牛洞 粉面夜叉何戟 巫山牛肝峽穿心洞主 瘟瘟法師吳性 帶弟子瘟瘟童子金鐸等八位 已到在寨門候見 林瑞聞報大喜 遂邀同各派妖仙 與自己的門人弟子 迎了出去 彼此見面 客套了一陣 林瑞執手相讓 一同來到大廳 叙禮落坐 接連又有人報稱 現有南雪山風雷崖隱魔洞 二佛毘舍闍黎佛宛紅塵的女弟子 閻海白狐馮銀瓶 七佛富單那餓佛曹天興的弟子 雙角鬼王蓋世奇 與北雪山青螺魔宮 的四魔伊紅英 七魔仵人龍 帶同神手青鸞徐岳 惡法師俞德 毒龍尊者門人 鎮海龍王汪劍 與本師大弟子申武 已到寨門 林瑞聞報 急帶衆人迎接進來 剛然落坐又報道 現有竹山教主蔡野湖弟子 聖手雷音落楠迦 姑婆嶺金針

仙子施龍姑 與本門弟子甘熊甘象等已到 林瑞又急忙出迎 來到寨門 與落楠迦施龍姑相見 正思往裡相讓之時 忽聽正南天空中一聲鸞鳴 林瑞等抬頭觀看 祇見一隻碾磬大小的赤冠綠羽錦帶飄揚的青鸞 上面端坐一位二十多歲的尼姑 背後左右斜揹着兩種法寶 青光燦繞 紫霧濱紛 看那位尼姑 雖然年青 渾身上下白光護體 直奔寨門而來 到了近前 青鸞斂翅飛落 尼姑由鸞背跳下來 與林瑞諸人相見 自稱是岷山三女俠之一 步虛仙子蕭十九妹 乃是岷山天女廟主持 七指龍母 因空師太的第三位女弟子 與峨嵋派陸地金龍魏青的祖母 賽飛瓊熊曼娘 衡山金老老羅紫烟稱爲岷山三女俠 原來蕭十九妹 因二師姐熊曼娘 死於神手比丘魏楷魏楓娘之手 總想着會合大師姐金老老羅紫烟 與二師姐報仇雪恨 還未等實行 即聽說魏楓娘在成都被峨嵋掌教的夫人妙一夫人笱藍因腰斬 死於成都 雖說仇人已斬 無奈不具經自己之手 未得仇人的心首與二師姐祭奠 總覺着對不起亡人 又打聽着青螺宮 八魔是魏楓娘的得意的門人 所搶二師姐的大書 深藏在八魔宮中 又跑到大師姐那裏 求着同去報仇 聽大師姐又說 八魔已被劍仙窮神凌渾 率同弟子 將青螺宮給平了 天書又被大魔黃蕭得去了 投奔雲南金鼎山銅瓦寺 天門神君九首夔林瑞那裏 打算獻出天書煉習法寶 專找峨嵋派人作對 此蕭十九妹與金老老羅紫烟 已得了越女駐顏經的真傳 年紀雖到六旬 當如二十許的麗人 現在聽大師姐說的天書還在 大魔手中 實在氣不

過 約求羅紫烟 同到林瑞那裏 去找大魔黃肅 硬將天書要回來 還給二師姐的後人 才
算心滿意足 無奈金老老好靜不好動 仇人既死 何必再展轉找別人尋仇 詭言相勸 十九
妹那裏懇聽呢 一堵氣下了衡山 跨上青鸞 一直赶到雲南打聽金鼎山天門派 正與哀牢山
臥雲村主 蕭逸爲仇 這們一來更把十九妹給氣瘋了 原來蕭逸祖父靜翁 正是十九妹的親
胞兄 自己那有不管之理 故此一催青鸞 直奔金鼎山而來 到了太和宮一打聽 才知這林瑞
大家全在避風寨 爲的是離臥雲村較近 以免調遣麻煩故也 十九妹故此 才趕到避風寨
準備下一場惡戰

第四回 五鬼壓魔蕭村主遇難臥雲村 敵愾同仇李英瓊被陷五寒陣

詩曰 風動落花水殿香 姑蘇台上見吳王 西施醉舞嬌無力 笑依東窗白玉床

林瑞聽那尼姑 自報名姓 乃是岷山七指龍母 因空大師的第三弟子 岷山三女俠之一 步虛
仙子蕭十九妹 不由的大吃一驚 暗想此人 乃是正派中的人物 與某家素無來往 又未派人
去請 今日突然而來 乃不速之客 深知此人乃前輩的劍仙 道法深遠 今日無故而來 必有所
爲 大半是因多吉少 但是人家見面並未露出形色 萬一與峨嵋派 舊有宿仇 前來助吾一
臂之力 也許有之 祇好執手相讓 蕭十九妹並不客氣 昂然前行 並不與落楠迦施龍姑打招呼
林瑞祇得二次又讓落施二位 心中滿肚子狐疑 實在不明其妙 及至來到大廳 十九妹一

看屋中的羣賊 高高矮矮 醜俊胖瘦 男女老少 奇形怪狀不等 約有百餘位 可着九間分
賊大廳 坐位擺滿 大家見了步虛仙子進來 因她是老派的人物 到有多一半認識的 知道此
人 利害無比 大家一齊起身讓坐 十九妹微微的一點頭 大刺刺的旁若無人 一看正中間
一條帥案 後面虎皮交椅空着 十九妹毫不客氣的 端然落坐 林瑞與衆賊雖然不願意 也
是敢怒而不敢言 林瑞安置了 落施二位遠客 見自己的帥座 教尼姑佔上了 一句客氣話
無有 弄的自已無有台階 祇可陪誦着 坐在側首相陪 忽見十九妹頓時怒上滿面 厲聲問
道林瑞 汝可知罪否 林瑞冷不妨被人家 首先問道一句 到覺莫明其妙 遂即恭身應道
弟子愚昧 實不知身犯何罪 還請仙師 明以教我 十九妹冷笑了兩聲道 那麼舍係蕭逸
不知因何得罪了汝等 首以血箭針傷他不算 你還敢邀請天下群妖 合力襲奪他的臥雲村
想吾兄蕭靜 爲避獻忠李園之禍 携親帶友 自闢哀牢山 隱居避禍 住的是國家領土 吃
的是皇王雨露 百年來奉公守法 與汝何干 胆敢招集流亡 與他爲難 是何理也 蕭逸既
是貧尼之孫 就不容羣不肖 無故加害 今日你說不出來 正當理由 休怪貧尼無禮 誓必
取汝之陰陽魁首 然後再找汝師老魔鼻眼 林瑞雖然知道十九妹不好惹 但是今天當着羣妖 廣
目之下 被十九妹這樣的指問 那能容忍得來 把心中無名業火 從頭頂冒出三千丈 險些將
腦汁氣出來 遂即站起身來 指着十九妹喝道 好妖尼 某家好意將你迎請進來 因何不識

抬舉 這樣的猖狂放肆 難道說你家祖師爺 還懼你不成 十九妹微微的冷笑喝道 林瑞大胆 你趁早將羣魔遣散 並將青螺師尊大魔黃肅獻出來 勸他好好將昔年神手比丘 鴉銜賤婢 奪吾二師姐 賽飛瓊熊曼娘的天書 交還與吾 貧尼尚可體上天好生之德 倘你不死 倘再執迷不悟 就休怨貧尼手很心毒了 林瑞也不知道於青螺瓦解時 天書被飛青得去 獻與怪叫化凌彈了 大魔黃肅生死不明 又未在此 他那裏知道原尼 以爲十九妹今天暑假故託他 林瑞更火啦 祇氣的鋼牙緊咬 怪眼生烟 遂即大喝一聲好妖尼 胆敢如此無禮 今天你休想出吾的避風寨 衆道友還不下手等待何時 衆妖那敢待慢 只見刷刷數十道各色的劍光直取十九妹 十九妹微笑一笑 一晃身一道金光 如同長虹一般 竄到廳外天井之中 羣妖林瑞發各人的飛劍 隨後也跟了出來 只見十九妹態度自然 站在天井院中 毫無懼色 祇見紛紛妖劍 雨點一般 齊向自己攻來 十九妹雙肩一搖 飛出數十道金光 抵住了妖劍 然時間金光綠藍灰白淡黃諸色劍光 攪作一團 好不利害 就如同羣龍戲海 怪蟒吞食的一般 劍撞劍 五色繽紛 光繞光 彩霞四射 這一場的凶殺惡戰 如不怕人 鬥多時 林瑞前面的羣妖 道法微有淺薄 劍光撞在十九妹的劍上 即絞爲數段 如同下了一陣彩雨 相彷彿 展眼之間 二十餘隻飛劍 全都毀於十九妹金光之下 祇氣得林瑞與羣妖 哇呀呀的亂嚷 齊說道利害呀真利害 林瑞見這面的飛劍損壞的 不在少數 再要不施毒手 勢必要同

歸於盡 途喝道諸位道友 妖尼劍光利害 何不各以法寶成功 還待何時 言還未畢 只見賊隊中放出什麼 火龍釘 魔火幢 火龍鏢 鳳尾釘 織女梭 陰陽魔火幡 玄武幡 落寶旗 九龍鉢 落魂帕 瘟瘡釘 瘟瘡筒 七情網 神鯨帕 五毒砂 黑雷砂 泥犁旗 九子母毒針 烈火雷音劍 紅塵黃霧 魔火黑烟 遮天蓋地 萬寶齊發 十九妹忽見羣妖大怒 大有拚命相適 傾數而來 也覺驚心 忙將背後乾顛倒萬家五行傘撒下 迎風一抖 咕啣々霞光一片 放出青黃赤白黑 五色毫光 如同五條大掃帚一般 橫捲過來 黑烟紅火頓時四散 各種妖寶返到翻了過來 直向本隊打來 羣妖一個個只喘得縱起妖光 忙着倒念口訣 各收自己的法寶 饒你躲的怎麼快法 羣妖中被自己的法寶 傷了七八位 東倒西歪 倒了一片 十九妹身在妖巢 也不敢過于貪功 萬一有個失着 豈不被一嗤笑 當下收了寶傘 跨上青鸞 長笑一聲 萬道金光 騰空而去 祇這們一陣 差一點未把九首變 給氣死過去 大叫一聲 好妖尼欺吾太甚 若不報今日之仇 誓不為人 這些羣妖 也是一個個垂頭喪氣 林瑞遂命人 將受傷的人 全都抬到後面 好在一樣好 都是中了回類的法寶 並不損分心去搬雜解藥去 各人全都預備着呢 只好他與吾治 你與他治 亂亂開々開了個天翻地覆 林瑞見此光景 更是有氣 來道大廳 一看別的道友 全都出去對敵 屋中祇剩下天魔派 主 南華元君白骨夫人蔡寒瓊 與赤身教主鳩盤婆二位 各帶着門人弟子 端然正坐 危々

不動 若無事人一樣 林瑞看了 不由的大怒 本要發作 又一想正是用人之際 豈可自相殘傷呢 無奈唉了一聲 用怪眼看了一眼 坐在旁邊 低頭不語 林瑞正在滿肚子冤水 無可發洩的當兒 正好由外面跑進一個報事的嘍卒 來到了林瑞面前 手柱着分字旗 單腿打跌兒 驚慌兩面 張口結舌的報道 乞乞々祖祖々師爺 得得知 寨々々門外 來々々了一位怪々々人 要々々見祖師爺請令定奪 林瑞本來就有氣 現在又見嘍卒報事不明 林瑞把這一肚皮的惡氣 全移到他的身上了 右腿一抬 正踢在嘍兵的身上 將這名倒霉的嘍卒一脚踢出老遠去 令旗也拆了 臉面也破了 嘍兵不知道祖師爺 是犯了那股勁 也不敢嚷疼 又不敢走 祇得直挺挺的跪在那裏 血流滿面直叫祖師爺恕罪 衆人見嘍兵吓的這個樣兒又是又是氣笑 林瑞罵道 無用的東西 有什麼大不了的 值得這樣的輕事重報 無論來了多利害的人 還能強的過吾去嗎 林瑞還要往下罵 忽聽天井中 大喝一人 好林瑞小畜生 氣死吾也 這一聲如同天上打個焦雷相彷彿 衆人也祇顧看着林瑞 氣的那種樣兒 嘍兵吓的這個樣兒 這出戲叫他們爺倆個 就唱了圓台了 那裏顧及外面了 猛聽得這一顆子 將林瑞與衆人嚇了一跳 既至大家靜聲觀看 又嚇了一多索 本來天井院中 站着這位難看極了 祇見此人 賀揚揚身量是有丈外 頭帶粉綾色透塵套 勒着五佛冠 兩鬢搭拉着 兩串金銀顆錠 串着陰路紙錢 面如瓜皮 綠微微臉面 頂門上長了個 碗口大小圓丟

丟的血痣 還帶着癡々點點肉白錢癬 兩道紅眉 壽毫多長 銅鈴樣兩隻碧目 圓彪彪的直放綠光 大獅子鼻 翻鼻孔 血盆也是的大咀 唇外邊露着顛倒叢生 白森森的四支獠牙 領下唇邊 並無胡鬚 一部紅胡鬚三尺多長 全長在頸額之上 配着一對蒲扇般的大綠耳朵 押耳紅毫毛 約有五寸多長 如同豎着兩支抓筆相彷彿 左右肩頭 披散着灣灣曲曲的赤髮 如同紅雲一般 身穿粉綾色的通氈 外套着五色百戒衣 腰繫大紅苗綉的搭包 脇下跨着一個生豹皮的氈子 裏邊咕咕昂昂 不知盛的是些什麼 大紅苗綉的短中衣 肥褲腿 腿腿上鑲着一巴掌寬的 片金織錦繡子 將到磕膝 露着毛茸茸的綠腿 赤着雙足 穿着兩隻 八達多耳藤鞋 左肩頭斜掛着 十八顆人頭骨的素珠 一個個七竅玲瓏 白森森兩行利齒 每個頭腦 從七孔中噴出黑烟滾滾 愁雲慘慘 右肩頭插着一把百寶魔火綠瓢癩 黑氣纏繞 腰中掛着一個如意五鬼大葫蘆 左脇下跨着一口 七尺來長的大寶劍 綠砂魚皮鞘 金吞口 金什件 綠絨挽手 綠燈籠穗 晃晃悠悠站在天井院中 渾身上下 直望外冒綠火苗兒 左手按着劍柄 右手撕着紅胡鬚 在那裏暴跳如雷 直罵林瑞 林瑞不看則已 這一看只嚇的 顏色更變 五官易位 不怪這位怪僧 怒罵不已 實在怨林瑞的不對 他從昨天就怕來怕去 好容易怕來了 正趕上他罵毆兵 正好叫這位爸爸聽見了 錯擬惑是罵他呢 故此大怒 木來往這裏來 就帶着氣來的 念在朋友分上 還不忍的發作 正好遇着這一誤會

這位爹可就大發了 再說也難怪林瑞 林瑞自承想 帖中所請的人 全都到了 再來的也 不過是 各派的門人弟子 用不着自己親身去迎接 故此才罵嘍兵 這位爹先在門外 情知道自己長的太夠醜的了 恐怕嘍兵見他駭怕 到是作出來和藹可親的模樣 叫嘍兵去報 也怨這個嘍兵胆太小了 聽着面前有人說話 猛一抬頭 吓嚇的吼了一聲 撒腿往裏就跑 這位見嘍兵報進半日了 怎麼不見出來迎請呢 氣可就又提上來了 一晃腦袋 歧溜一股黑烟 早已飛到大廳前 輕輕的落下 正趕上林瑞罵嘍兵那句 無論來了多利害的人 還能強的過去吾去嗎 這位一聽 心說好小子 你出師門幾天的娃子 就這樣的狂傲自大 輕視前輩 某家威鎮苗疆 誰人敢在面前 說個不字 今天具着一片助你之心 來到這裏 你不去迎接某家 就算小子膽子不小 你還敢大刺刺的坐在那裡 數黃道黑的罵吾 若不看看在大魔乾達老母佛白師妹的金面 今天非活吃了小輩不可 這位越想越氣 站了多時 他還在那裏裝模作樣的 數數叨叨 因此才把這位惹翻了 大喝一聲 林瑞小畜生 氣死吾也 衆人這才看清 是他老人家 林瑞無奈硬着頭皮 戰戰兢兢跑到面前 雙膝跪倒 響頭磕地 口稱弟子林瑞參見祖師爺 不知祖師爺駕到 有失遠迎 面前領罪 說着只顧叩首不已 這位也不去管們 邁開大步 一直來到廳上 坐在虎皮交椅上生氣 林瑞磕的頭都暈了 也不見這位答言 心中暗暗的着急 暗道這可糟了 這回可真把老人家給氣壞了 怎們磕了這半天頭

還不見答言。這必是氣未消呢。一堵氣也不磕了。雙手扶地。低着頭直叫祖師爺息怒。祖師爺息怒。這位坐在廳上。又是氣又是笑。祇是不作聲。看着林瑞一個人。在那裏倒鬼。五鬼天王尙和陽。與這位早有一面之緣。在東海度湖山尾石洞。恩師鬼母訶梨帝那裏。見過一次。才敢拿着扇子叫一聲林道友。你給誰磕頭呢。林瑞這回才敢抬頭一看。祖師爺丟了一回頭。祇見他老人家不知什麼時候進了大廳。坐在交椅上。面生氣呢。這一來。衆人實在忍不住了。來一個場笑。呼然一聲。哄堂大笑。林瑞只羞的面紅耳赤。忙又過來。跪在師案以前。仍是哀懇不已。百般的解釋。尙天王在傍。又幫襯了幾句。這位才算轉怒爲喜。喝叫林瑞起來。林瑞這才敢謝恩。站起。垂手侍立一傍。請問師伯。怎們來的。這樣的快法呢。是由何處而來。這位長吁了一聲。才將自己的事情說了一遍。林瑞聽完。甚爲喜悅。那麼這位到是誰呢。就是林瑞昨天怕的那位。雲南富州火燄山。朱雀洞主。苗疆第二祖師。綠瓢老祖馬宏圖的便是。那麼馬宏圖。怎麼來的這們快呢。昨日林瑞聽信尙天王等的計劃。劍書哀懇師伯。乾達老母佛白素素。轉央馬宏圖。以便不與自己爲難。正趕上綠瓢老祖馬宏圖。亦覬覦元江金門寶藏。因此寶關係正邪兩派的盛衰。故此特意到南雪山。面見八佛。請這八位。出頭幫忙。共敵峨嵋崑崙兩派的諸仙。他那知八佛。因爲師侄毒螺小八魔。新被凌渾撲滅。祇落的八魔走死逃亡。故此八佛各有戒心。正在欲應又忌。欲拒又恐的當兒。忽接到自己的門人。天門神君九首變。

林瑞的劍書 大意是因爲好友展翅喪門任道環 扶助自己 二探臥雲村 致被峨嵋惡徒 雷火珠殛死 恐怕伊師馬宏圖 心疼愛徒 爲苦而死 與他爲難 知道大師伯與馬宏圖交情甚秘 哀懇大師伯 設法平復此事等語 正好馬宏圖在坐 聞知此事 雖然心疼弟子 死於非命 究竟是喪在峨嵋之手 按理說不該找林瑞爲難 馬宏圖忽然靈機一動 吾何不假此要挾 八佛出山 幫我奪取元江之寶呢 想到這裡 遂將此意又向八佛重提了一遍 如要達到目的 不但不找林瑞作對 還要助他一臂之力 候林瑞力盡道竭 元之江寶 不能到手時 那時請求八位道友出山 助吾去奪寶藏 如要此寶到手時 利益均沾 小弟絕不獨享 八佛聞聽斯言 暗說好一個狡猾的小輩 如若不應他的約求 他必遷怒於林瑞 反逼他爲峨嵋效力 深知道綠瓢派勢力不小 展轉思維 還真是不能不答應他 八佛彼此抵咕了一陣 還是應了馬宏圖的約求 答應他祇要林瑞奪不了元江之寶 吾等必然幫助道友一臂之力 馬宏圖暗暗的歡喜 八佛祇顧慷慨應允 那知道後來暗悔不及 馬宏圖以一個徒弟 換了他們八位 替他賣命 這一來林瑞無論做到什麼程度 師父也不能出頭助他 如要八佛一出頭 卽是背了馬宏圖之約 不表八佛將來後悔不迭 馬宏圖因爲答應去助林瑞 當時歡歡喜喜的辭了八佛 駕妖光直不避風寨而來 是這們來的 既至到了避風寨 悞會林瑞罵他 後來經在坐的羣賊好勸歹勸的 解釋半天 馬宏圖才算心平氣和 又問徒弟到是傷在誰手 屍首是否搶回

林瑞又請許飛娘代爲詳說一遍。只氣的馬宏圖哇呀呀的怪叫如雷。好一個蕭逸小畜生，拘串峨嵋諸惡，敢與吾等爲難。好好好吾要不叫你，知道某家的利害，你也不知吾緣派爲誰。遂命林瑞如此如此。管叫臥雲村頃刻成爲飛灰。林瑞與衆人聞聽，各個喜形於色。不表林瑞這裏暗中施展毒辣的手段。話說臥雲村中諸位，自從戰敗了羣賊秦寒、雷火珠，打死妖人任道環、瑞司徒、平劍瑄了。紫面油藍稽叔康的右臂，又見凌雲鳳神禹會趕走了萬妙仙姑許飛娘，連日大勝，合村歡呼。慶幸又將任道環屍首命村丁掩埋，又到陣中看了看被困的八個妖人，一個個被毒菓欺的，面紅耳赤，氣如遊絲。情知不能久於人世了。大家這才放心，又命人好生看守萬松崖，與一線天兩處道口。一有警報，立時鳴鑼通知衆人領命。大家這才讓金蟬司徒平、李英瓊、秦寒、秦寒等，來到蕭府廳房，落坐吃茶。叔話原來峨嵋派自從教主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夫妻，自東海三仙洞府煉寶回來，即連日辦理凝碧崖洞天福地之事。因爲開府勝會，即在目前，怪叫化凌，渾夫妻平了雪山青螺谷，得了天書之後，即將魔窟改爲青螺宮，決意創立雪山派。已命弟子白水真人劉泉、七星真人趙光斗、閃電白龍俞允中、陸地金龍魏青四人，去到元江金門取寶，不准禦劍飛行，只可徒步而去。路上遇事即管，明着是命弟子們，借此長行機會，作點外工，其實內隱寓意，丕便明言。待他等走後，插着日子已知道劉泉等與天門派接解時候了。老人家這才親身趕到凝碧崖，面見齊真人，說明內

中的隱情 請求齊真人設法幫忙齊真人因爲此次元江取寶 與峨眉開府有連代的關係 祇得命人前往 接連 峨眉與雪山等處 又接到大熊嶺仙鶴變的劍書 說明七月十五 天門派羣妖奪取臥雲村 專與峨眉各派爲難 齊真人暗卜臥雲村的經過 已知大概 劉泉鳳等十三日 有大難臨身 故此才命峨眉健將 李英瓊 秦寒暮 金蟬司徒平四人 分騎着獨角神鷲 金眼神鷲 於十二日午刻首先起身前往 不用到大熊嶺 直接徑趕臥雲村 英瓊四人 不然怎們到的這們巧呢 原來湊渾與齊漱溟等 全知道南雪山有假八佛 乃是異派之中錚錚者 爲倡大異派的門戶起見 命惡徒林瑞下山 另創天門派 早知是不懷好意 駐在元江附近 以便暗取金門遺寶 因此齊真人 東海練劍 專門等候克制八佛之用 凌真人亦知道此次金門取寶 天門派近在咫尺 勢必出來劫奪 所以命弟子們 不可禦劍飛行 路上遇事卽管 簡直的用劉泉等 作爲撲滅天門派的導火線 自己因爲雪山派新近成立 不克遠離 又知道劉泉等不是弱者 自己在青螺宮 作爲後援 加緊習練天書 以便抵制八佛與南方諸異派 故此不使親往 今日英瓊四人 到了臥雲村 遂與衆人行禮介紹 忙了一陣 英瓊遂將二真人的用意 向大家宣佈了一遍 劉泉等才知道恩師 派自己兄弟來的用意 暗暗佩服老人家的計畫 天光已交四鼓 雷逸夫妻張羅收什屋子 與大家安歇 因爲雲鳳歐陽霜 對于英瓊寒鼻乃是彼此慕名的女友 又是同門的師姐妹 一見傾心 四個人商量同在一個屋子裏住

以便忙中偷閒 弔點工夫 一夜晚景不題 次日未刻人報 湖濱蘆棚業已完工 前來交令 大家遂即一同來到湖濱 觀看 只見這座蘆棚 在湖濱北岸 坐北向南 高聳聳按着半圓形 搭成蓆棚九間 分爲上下兩層 棚內安置的掉椅陳設 乃是出自瀟清一手的指揮 頗爲得當適宜 棚頂上用藍白布 拉的方錦花樣 席壁上也掛了些名人字畫 桌椅上一色的大紅毡子的披子 上面掛着各色的宮燈 桌案上的茶具 一色是新的 門上懸着紅綠彩綢 兩傍搭拉着紅綠彩球兒 正面捲棚上 用紅紙寫的是 劍氣滲雲 兩傍還配着一對紅紙的楹聯 寫的是 劍光射斗府 一片豪華羣魔喪膽 下聯是 神遊於霄漢 五岳同尊吾教真傳 字體寫的龍飛鳳舞 豪健絕倫 劉泉點頭微笑 知道這又是師弟俞允中的手筆 大家正在瞻仰之際 忽聽的天空中鶯鷓齊鳴 衆人知道是有事了 着頭觀看 祇見由東北方 天空中飛來一隻青鸞 其快無比 一片五色光華 鸞背上似乎坐有一人 大家不知來者是敵是友 峨嵋派的靈禽除了鶯鷓而外 並無騎青鸞之人 恐是敵人前來 報昨夜之仇 大家彼此準備動手 祇見神鸞與神鷓 早已抖開門扇似的雙翅 電一般迎了上去 既至三禽接近時 和鳴 幾聲 鶯鷓二鳥 如同迎接華貴的來賓一般 牠兩個分爲左右 恭恭敬敬的頭前帶路 到村中 鶯鷓又和鳴了幾聲 刷的一聲三鳥同時 斂翅降落 衆人看清由青鸞背上 跳下一位美麗青年的尼姑 來週身上下 紫霧紛紛 紅光繚繞使人一望而知 是一位神仙中人 衆人趕急上

前行禮 只見那尼姑 雙手打問訊 口稱衆位道友少禮 不知那位是蕭逸 敢煩指引一見
蕭逸聞聽這個小尼姑 直呼其名 心中未免不悅 遂即答道某家便是 小尼上下打量了一回
微笑道 貧尼乃蕭十九妹也 蕭逸聞言大驚 知道這是在岷山修道的姑太太 心中暗暗的納
悶 聽先父所言 她老人家現在只少 也有九十歲了 怎麼這樣的面嫩 如同少女一般 十九
妹見他遲疑 心中大怒喝道 吾兄乃蕭靜是也 逸兒還不拜見 等待何時 蕭逸聽人家連乳名
都叫出來 還有什麼說的 趕緊一拉歐陽霜跪倒 叱名參見 衆人見村主如此 當然是蕭家
的長輩了 也就一同行禮已畢 書鸞自有二靈禽代爲招待 衆人圍隨十九妹 一同來到大
廳落坐 歐陽霜親身送上茶點 十九妹方將自己的來意 及方才戲耍林瑞的話 說了一遍
蕭逸衆人 這才明白十九妹 又問了問因何與大門派結仇 蕭逸乃將經過情形 說知備細
蕭逸趕緊備酒 與姑太太接風 奈十九妹避穀多年 只得稍爲領略而已 大家一直談到初鼓
方才撤去殘席 劉泉與蕭逸告辭出來 支派各訊地的防護諸人去後 重又來廳上細談 衆
人見十九妹道術精奇 法寶又多 無不暗暗的欣喜 又因明日乃是羣仙駕到之期 六至三更
幸喜無事 蕭逸劉泉 命衆人早早的安歇 以便明日下午 好迎仙駕 衆人稱是 大家
正要各回房屋休息之際 猛聽得蕭逸 大叫一聲說道 那裏來的這股子血腥氣呀 祇說了這
一句 只見他面如金紙 渾身亂抖 晴返插 往後便倒 好在仗着人多 允中早竄過來

將他扶住 只見蕭逸 牙關緊咬 雙睛瞪圓 呼吸粗重 言語不清 細辨所說的只這一句
血腥氣 歐陽霜忙過來摸了摸 只覺得遍體如冰 衆人全不知所因何故 只可扶他到書房
中 臥在床上 歐陽霜將錦被拉過來 與他蓋上 大家跟過來見蕭逸如此 全都似熱鍋裏螞
蟻一般 摸不着頭腦 劉泉忙將凌真人的仙丹 取出一粒化開 與他灌下去 誰知全都噴了
出來 毫不濟事 衆人正在無有主意的時候 只見蕭逸霍的跳了起來 向着趙光斗大喝一聲
道 好妖僧看吾打死你 說着一拳打來 衆人連忙抱住 十九妹道 看他這樣的光景 恐怕
是連日驚懼 恐是中了什麼邪祟了罷 衆人稱是 蕭逸還是在那裏 竄竄跳跳 胡罵亂道
鬧個不休 好容易鬧到一個更次 已將丑末 方才少止 呼呼睡去 大家彼此面面相覷 劉
泉只顧右手執劍 左手疊訣 在屋中 口中念念有詞 禹步斗的壓鎮 十九妹在旁也是掐
訣疊印 用驅魔咒 驅逐邪穢 任你勿論怎樣的禁制 迄無效果 歐陽霜只急的兩淚交流
衆人也是個個長嘯短吁 少時天光已然大亮 看光景蕭逸是一時比一時來的重 每到一個
時辰 必然大叫幾聲 天至辰牌 蕭逸身子忽然又轉上熱來了 面紅耳赤 雙目如同血盆一
樣 嘴角兒漸漸的流出血水來 衆人見此光景 大料是凶多吉少 歐陽霜無奈 到了竹園中
由山洞裡 將寶玉兄妹餵了出來 先命他叩捧了十九妹 然後來到床前 歐陽霜喚了幾聲
見丈夫毫無知覺 寶玉兄妹不知就理 見此光景 只急的哇的一聲 兄妹三人痛哭不止

劉泉急忙回到淨寶 盤膝而坐 打算斂神入定 用自己的元神於出去 查看查看 蕭逸的休咎 無奈被前面的哭聲 攪的心中搖々不定 遂又重新跑過來 止住衆人的哭聲 又叫趙光斗過來 施放七星劍 在門戶壓鎮二次又到淨室用工 又念了一回驅邪返真的呪語 竭力鎮定方才漸漸的通靈 初時只見眼前 現出來 無霧迷漫 鬼氣森森 一物不見 劉泉運靈光的山來 平打打的並無山頂 山上頭黑霧滾滾 稠烟萬縷 時現綠青火燐 鬼氣充滿 使人毛骨悚然 鬚髮倒豎 刷一聲 如同電影換片相彷彿 一晃之時 鬼山不見 綠火青燐同時亦滅 更換了一個境界 只見一片平原 愁雲慘霧籠罩一座軍營相似 營中現出來無數的人馬 刀槍耀眼 甲士層々 許多的將官 遍體戎粧 一個個兇眉惡眼 奇醜無比 正面上坐着一位 非僧俗打扮 一個人 而如冬瓜皮 滿部紅胡鬚 手執着令旗令箭 兩旁邊分坐着奇粧異服的 惡人不少 只見中間坐着那位綠臉的 一搖令字旗 一股黑煙起去 直冲霄漢 這股黑煙越放越大 少時之間 軍營人馬全都不見了 既至煙雲漸漸的消滅 又現出來一種景象 只見一座荒谷枯木哀草 死氣漫漫 這々的一片 綠微微的火光之中 現出一張桌案 上面點着幾盞油燈 綠色燈光 其形如豆 黑暗抹糊 看不分明 桌子上還有別物 被一片黑煙罩住 實在看不其真 只見桌案後面 站着一位 形像怕人的怪僧人 綠面朱眉 披

散着赤髮 赤着雙足 左手持了 右手持箭 箭頭上帶着藍哇哇的燐火 忽着忽滅 桌案前五六步遠 有五個惡鬼 面目猙獰 赤身露體各鬼身上 綠火圍逐 只見五鬼共圍着一個少年 看那少年被五鬼抓住 並無懼色 返在那裏 怒目橫眉 瞧着那個怪僧 那僧人忽將箭搭弦上 對着前面那位少年 心窩中就射 那少年中了一箭 往上竄了一竄 劉泉元神 看着射了七箭 便不射了 再一看那少年 頓時改變形容 渾身浴血 披頭散髮 五鬼忽然不見 只見浴血少年 足下忽然起了一陣黑煙將那少年沖起空中 朝下腳向上 忽然不見 變出三團黑氣 吱溜躡進那僧的面前 一團紅胡蘆裏去了 那僧人現出洋洋得意之色 忽見由天空中 飛下來七八道劍光 頓時化成如拷棒一般大小烈火呼的聲音向那僧人燒去 眼看着那僧人 被火團包圍 燒在裏面 那團烈火 越燒越大 展眼之間 火光一片霹靂一聲異物不見了 趕至火光一散 還是愁雲慘霧 鬼氣森嚴 再不變換了 劉泉人定已畢 睜開二目 細想入定所見那位少年 明明是蕭逸 不知是何緣故 遂將師弟叫了進來 向他說了一遍 大料着蕭村主凶多吉少了 此時天光已交午正 劉泉與趙光斗 走出淨室 來到書齋 祇見衆人一個個 還在那裏 形容慘淡 愁眉苦眼 蕭逸直挺挺的臥在床上 簡直的比死人多一口氣而已 劉泉才將自己運用元神 考查定中示現的 各種朕兆 而大家詳細宣佈一回 十九妹道據 劉道及剛才室中所見的情形 一室是賢孫受了某派的妖人暗算 常聞同

道中的道友曾說過 苗彛諸派 有一種最恨最毒的害人方法 名爲五鬼釘頭法七箭鎖陽喉 今據劉道友元神所見的情形 大略就是此類的毒辣手段了 但是依貧尼昨天在避風寨中所見的羣妖之中 除姚開江之外 並無苗彛門中弟子在內 絕無這種手段 如果賢孫此病成爲事實 可眞費手脚呢 歐陽蕭含淚問道 祖姑既知此種妖法 當然必曉破法 還祈你老人家念在令孫乃蕭氏門中 一條根芽 關係血統香烟 責任綦重 千萬恩施格外 打救打救才是 遂說着左右手領着寶玉兄妹 齊聲的跪在十九妹的膝前 哀求不已 十九妹長吁了一聲 說道 賢孫媳請起請起 非是愚祖姑不懇努力 確因自己道力淺薄 法術不多 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 如欲破此妖法 非得嵩山二老的天道鏡 與天狐寶相夫人的彌塵幡不可 如無這兩件法寶 任你多大的劍仙 也不用想深越雷池一步 汝等可知時屆三期封神之會 庚子歲轉眼就到 天下正異各派 高人甚多 全都想着彼此爭衡 得攬大權 誰不加緊的準備 如此二寶不能到手 冒然去救 必然身遭不測 墜入輪迴之苦 病者既是吾的骨肉 性命相屬 豈有袖手旁觀 裏是作壁上觀之理 歐陽霜見祖姑如此說法 心中更甚萬籌穿心一樣 絲毫不得主意 只急的秀目通紅 粉汗淫々 旁邊秦寒蕙 素日卽心直口快 常仁不讓 生平已慣 今天自己四人初到 卽遇上這回不幸的事 又見蕭村主臥在那裏 勢已至危 只急的她抓耳撓腮 恨不得以身相代 方趁心懷 大凡世間純潔之少女 個個全是此心 天性帶來 富於感情的

大多如是 所以容易上男子的當 但是真摸已被 情性頓反 毒辣之性 還比男子猶甚 寒
夢此時正當知識將開 心中藏著熱撲撲的青春之火 那能再容忍下去 遂即上前答道 弟子
寒夢 乃寶相夫人之幼女也 自從先母兵解去後 即將所有的法寶 連同彌塵幡 即賜與弟
子姐妹 隱居於黃山紫玲谷中 次後經東海玄真子 與優曇 追雲與三位師伯 主持介紹
皈於峨嵋教下 故此彌塵幡 現在姐々紫玲手中 保存多年 已與峨嵋教下 立了多少功勞
如果救蕭村主需用此幡時 何不派人到凝碧到仙府 去取此寶 並無大難 何必坐觀村主
待斃呢 英瓊見寒夢這樣的義氣 遂即也站起身來說道 嵩山朱師伯的天遁鏡 現在也在凝
碧崖朱文師姐手內 何不馬上派人去取二寶 以救蕭村主呢 苦孩兒司徒平插言道 何必再
另派人去取呢 咱們臨起身時 不是掌教祖師吩咐已過 命咱們先去 以解妖人鶴鳥劍之盛
定於第二日清晨 大師祖與大姐姐等 他們也隨後起身嗎 大料着此時還許都到苦竹庵了
寒夢 英瓊 金蟬 三人如夢方醒 連說有理 今天十三日 至遲明天這時候 就全到了
只要人一到時 各人的法寶 豈有不携來之理呢 歐陽霜道 雖然天遁鏡與彌塵幡有了頭緒
但不知村主之命 可能待到明日此時否 十九妹道 賢孫媳大可放心 如果確是五鬼釘頭
法効力稍緩 總得七七之日 被害人方才殞命 但是確否是這樣妖法 貧尼不過按着劉道友
入定所見推測而知 萬一猜想錯悞 失之毫厘謬之千里 爲害不小呢 英瓊道即是祖姑把

握不定 怕悞大事 咱們這裡 何不暗中去人窺探窺探 以免將來後悔 萬一仗上蒼默佑 亦許趁便下手 豈不省事嗎 十九妹笑道 談何容易 據貧尼看來 林瑞那裏 異派能人亦不在少數 如南華元君蔡寒瓊 赤身教主鳩盤婆 五鬼天王尙和陽 蚕蠶師姑韓如雲 長生教主愛醒師 萬妙仙姑許飛娘 關海白狐馮銀瓶 雙角鬼王蓋世奇 金針仙子施鵲姑等 男女羣妖 俱非尋常等閑之輩 依貧尼的愚見 還是靜候一夜 明日峨嵋諸仙到時 大家再爲斟酌 爲是英瓊與寒夢俱是孩子的皮氣 喜大誇功 最不歡喜人家強橫 自己弱的話頭 聽十九妹說了一大堆 天門派中 盡是能人了 心中就暗暗的不慣 滿肚皮裡不得勁 遂叫懶揚揚的答道 據祖姑這們一說 難道他們都是高人 咱們都成矮人了罷 第子無知 今夜必要親去一蹓 那裏就是湯釜油鍋 吾何惜哉 而且蕭村主性命已至垂危 若不是咱們人在這裡攪着 天門派也不至三番五次的 與蕭村主作對 十九妹一片好心 攔擋於他 倒被英瓊當衆 公然搶白了幾句 本待要發作 又一想人家是爲的自己孫子 出力賣命 又是一位年未及笄的孩子 平日裏仗着同道姐妹愛護 恭維已慣 又兼自己天資充厚 道術高強 知道他不是出於本心 遂將心火忍了下去 只冷笑兩風 也就罷了 英瓊並不在意 遂即邀了雲鳳 寒夢 歐陽霜四人 分跨神鷲鋼羽 到時候起身 劉泉大家又諄諄囑咐了一遍 不過是寧求無過 不可貪功等語 天至和鼓 各人收拾法寶衣裝 告辭別身 英瓊與鳳騎着鋼羽 寒夢

歐陽霜騎着神鷲 彼此道聲珍重 二靈禽雙々長鳴一聲 如同飛電流星的一般 飛起空中 直撲東北而去 劉泉等送走英瓊四位之後 遂即照例命人換班 看守道口 傳了口號 以防 妖人單說英瓊雲鳳在前 寒夢歐陽霜在後 兩隻靈禽 展開門扇般的羽翼 直穿入霄漢之中 望避風寨飛行前進 英瓊等仰觀皓月 俯視白雲 雲鳳歐陽霜 平日雖然禦劍飛行 怎及 得在靈禽背上舒服 天風拂面 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坐下微覺顫動 還擬惑不及劍雲那樣迅 速及至俯視下方 只見羣山縮影 老樹橫陳 就如同潮水逆流相彷彿 品類萬籟 均從脚下望後方 水一般的飛退 才知道快逾劍術 有過無不及 雲鳳不禁的喝彩不迭 談笑之間 已竟到了避風 寨的天空 遙見避風寨中 愁雲滾滾 燈火齊明 好大一片房舍 勢派實在不小 時露紅綠寶 光 或如遊絲 或如星點 知道這是羣妖法寶之光外露 歐陽霜不覺暗暗的贊呀 異派之中 也有高人 雲鳳恐怕形藏外露 與事無益 低勸英瓊 千萬不可造次 遂命神鷲慢慢升起 仗着幾雙秀目 暗向四外觀查 並無異兆 二靈禽一左一右 飛翔太空 來往盤旋不已 寒 夢猛見寨後山谷之中 忽然骨啣々冒起一股黑烟 隱隱的微風送過 稍聞着有一種血腥之 氣刺鼻 引人欲惡 接連着看那黑烟 越冒越高 粗如栲栳直冲霄漢 借着浩月之光 映 的愁雲慘霧 鬼氣慘慘 人類見之 不覺毫髮皆豎 最奇怪的微風蕩漾 黑烟並不分散 就 如一座鬼塔相似 上接於天 下起於地 再往黑氣下方觀瞧 只見愁雲滾滾 悽霧瀰漫 如

同開鍋相似 竭盡目力 才隱隱的看出愁雲之中 似有綠火間映藍汪汪地光華 頓時現出鬼語啾々 影々綽々 還似有人影亂晃 時聽呼拍之聲 英瓊四人 全都看清 不過因在大空 目力被月光侵奪 又兼隔着黑霧層層 實在看不甚真 僅見霧中的綠火 拍的一聲 那綠藍火焰兒 呼呼長起多高 少時再慢慢的縮退如豆 四位情知這不是好事 准與蕭村主有關無疑 四位彼此用手比式相商 大家點頭會意 英瓊一領神鵬 飛到附近一座孤峯之上 二禽落下 四個人跳了下來 彼此一計議 非得親至妖雲之中 看個究竟才好商議辦法 大家主意相同 英瓊寒夢吩咐二靈禽 飛在妖陣天空 暗夕埋伏 以備萬一 然後由寒夢取出四粒 寶相夫人親製的八寶拒毒靈丹 分與每人各含一粒 以免妖毒薰染近身 這四位此時全會峨眉秘法隱形術 遂卽口誦靈文 隱起身形 身劍合一 毫無破綻 齊向妖陣飛來 既至到在妖陣附近 卽停住身形 落於平地 各人施展輕身的工夫 齊向妖陣而來 每人口中雖有拒毒丹 也覺抵不住黑烟中的惡味 只聞見一股血腥之氣 兼帶着腐屍臭氣 刺鼻沖腦 心中坪坪亂跳不止 各人忙用手帕 堵住口鼻 這才稍能強忍 慢慢的 一步一步前進 只見黑霧之中 包裹着一個 身材高大 漢姓魁偉的妖僧 但見此僧凶惡已極 好不怕人 赫揚揚身高丈外 柳斗大的一個大腦袋 綠森森的面孔 氣死活典章 不讓馬子章 腦門子上 還長着碗口大小一塊血痣 一臉的白錢癬 斑斑點點 大小不一 包子大的一對金睛 湖湖

直冒綠光 兩道環攪絲形的朱眉 直通天倉 大獅子鼻子 翻鼻孔 血盆也似的大嘴 嘴角兒望下搭拉着 顛倒叢生白森森 上下四支獠牙 三寸多長 蒲扇大小的耳朵 紅毫倒豎 光下頷 一部紅髯 曲曲彎彎 三尺多長 全長在頰之上 頭上披散着紅髮 如同一片紅雲 身穿着大紅緞子金團鶴的僧衣 下部被桌子映着 看不甚真 只見他右手持着一口妖劍 放出綠火焰 時現時滅 左手高擎一口令牌 非銅非鐵 乃五金之精鑄成 也是時吐綠火 牌上面黑魍魎的畫着朱符雲篆 面前桌案上兩旁 點着胳膊粗的素臘 光焰甚暗 藍哇哇的火苗 將如棗核大小 知道是被妖術禁的 臘台中間 按着北斗形勢 擺着七盞油燈 燈火兒也是棗核大小 綠微微的顏色 實在駭人 被清點妖光照的四個人 粉臉兒都發青了 七星燈後面 就是五供香爐等類 爐內不知焚的是什麼香 味氣也不大正 就在香爐以前 放着一個朱紅的大葫蘆 約有一尺多高 就在葫蘆口中 骨噹噹冒起黑烟 直冲霄漢 只見那妖僧 左手令牌拍的一聲 擊在桌子上面 那上面的臘燭 星燈 全都呼呼的高起四五尺高 才看見案前 還有飯碗大小 三團黑氣 隱帶火星 望上竄了幾竄 如此那妖僧連擊令牌 口中呢呢喃喃 如似誦什麼咒語 無奈那令牌連拍敲的山响 那三團帶火星的黑氣 現出厥強的神氣 好似被令牌催的 無法可使的態度 祇竄了幾竄而已 並不聽他驅使 始終也夫高過桌面 那妖僧好像是非常的着急的樣兒 口中誦咒越急 令牌也同時急如星火的

拍法 可是他只管拍只管咒 三團黑氣也只管竄的那麼高法 妖僧只急的滿臉臭汗淫淫 妖僧戟指對着三團黑氣罵道 小輩蕭逸 你已竟到了這步天地 七魄已到三魄 性命已在吾掌 握之中 你還敢這樣的強橫 也罷 看是你強是吾強 說着已將牌劍放在桌案之上 重新又將紅髮攏起 挽個髻兒 帶上了達摩套 勒上五佛冠 由桌子西面繞到桌子前面 才看清妖人 赤着雙足呢 只見他來到桌子前面 恭恭敬敬的 面向北斗 大拜了八拜 完了直挺挺的跪在那裏 紅唇亂動 好似在那裏祝贊什麼的 行完禮站了起來 又回到原位 解下頭上的東西 又將紅髮披開 又用朱筆畫了三道妖符 用劍穿了道 在燈火上點着 口中念念有詞 用劍一晃 妖符焚完 就見劍尖上 頓時起了一股藍烟 附帶綠火焰 用劍對着地上的三團黑氣一指 咬溜一道藍綠火線 直奔黑氣而去 刷的一裏 將三團黑氣圈在中間 頓時就一片火光 隱隱的彷彿聽見 黑氣咬々有聲 那黑氣好似有什麼痛苦相仿 緊竄緊蹣 始終也未竄出妖光的圈去 妖人又擊令牌 妖火頓滅 那三團黑氣 在地上慢慢翻滾 微微顫動 不已 好似非常頹唐敗倦是的 妖人如此將三道妖符焚過 那黑氣受了三次焚燒 然後妖僧又照以前的樣兒 擊牌誦咒 又用寶劍一指 那三團黑氣 才慢慢吞吞的飛起 妖僧一見喜形於色 放下右手劍 戟指誦咒 用手一領那三團黑氣 越起越高 直起到妖寶之頂 忽又亂揮亂飛起來 似要破幕飛逃的一般 那妖僧頓時大怒 大喝一聲 用手一領胡蘆中噴出的黑

烟 那一股黑煙卽隨着妖僧指處 直奔黑氣而去 展眼間三團黑氣 已被黑烟裹到當中 刺的一聲 一齊吸入胡蘆之內 妖僧大喜 忙用紅袖子盖上 用五色線紮好 又執指對着胡蘆嘴兒 誦咒書符不已 又一拍令牌 頓時燈光大亮 妖僧將大胡蘆掛在腰間 將桌案移開 桌案下露出三尺來高的 一個草人兒 也穿着布製的衣服 粉塗的臉兒 畫着七竅五官 俱備 草人的身上心窩中 已中了一枝木箭 只見那妖僧從地上 拾起一張小木弓兒 一枝木箭 又向那草人兒一箭射去 正中心窩 那草人兒好像知道痛苦相彷彿 頓時就五官亂動 四肢顛搖 不已妖僧指草人兒一聲大笑道 小輩蕭逸 休怨你家祖師爺 意狠心毒 你若不勾串峨嵋惡人 用雷火珠殛死吾的弟子 祖師爺豈能下此毒手 勿論那峨嵋派的惡人 怎樣強梁豪橫 此時也不能救你 管叫小輩七天之工 逃不出吾的五鬼壓魔大法 說完了又是一陣冷笑 露出洋洋得意之色 幕外寒夢飄到這裏 如同烈火燃身的一般 暗想道蕭村主 這場大禍是吾給結的 這個妖僧明明的 是喪在吾的雷火珠下 展翅喪門任道環的師父 據他說的 乃是正鬼壓魔大法 不是十九妹所想的 什麼五鬼釘頭法 七箭鎖陽喉 這樣的看起來 蕭村主的大命 只有五天了 好狠的妖僧 今日若不將你斬爲數段 你也不知仙姑的利害 想到這裏就要現形 用飛劍斬他 內中只有歐陽霜 比她三位年長 聽妖僧自己供出來的罪狀 早猜着寒夢有這一手 見她粉面忽紅 將一放劍 被歐陽霜一把拉住 一躍身早退

出數丈之外 這才低低的勸阻寒夢說道 此妖雖然可恨 看他這個預備法 也不是好惹的 他所設備之物 全是些污垢之法 咱們的劍光出自正門 交起手來 劍光一要被他的垢物所染 立時成爲廢鐵 雖然村主的性命要緊 據他說尙有五日的工夫 難道說賢妹的數十年的心血 非容易煉成此劍 一旦損傷 前功盡棄 豈不可惜還未容寒夢答言 因他二人說話聲音略爲大點 那妖人耳目非常的聰敏 早已聽見 遂即大喝一聲 好殘婢那裏走 右手一揚 卽時放出數道藍哇哇的劍光 直奔她二人說話之處 如數條怒龍而來 歐陽霜等因爲距離妖雲甚近 不敢用飛劍迎敵 恐怕傷了自己的寶物 趕緊招呼英瓊 抵擋一陣 知道他的紫鄂劍 不怕垢污 英瓊已知此理 見妖人飛劍 如同趨雨一般 往自己頭上飛過 直奔寒夢而去 英瓊更不待慢 一拍紫鄂劍匣 刷的一道紫虹飛起 自動的化成數道紫光 將妖劍截住 頓時紫藍二色的光華 飛在天空 惡鬪起來 揮々霍霍 忽忽疎疎 天々嬌嬌 攪作一團 妖人見是紫鄂劍 知道是峨嵋祖師 長眉上人之物 也覺驚心動魄 遂將丹田的真氣吹去 緊催劍光 那紫鄂劍 並不用人去照顧牠 見妖劍緊催 卽自動的努力相爭 毫不客氣 饒你馬宏圖 怎樣的用力緊逼劍光 工夫一長 也難討公道 寒夢在旁 雖然不敢放劍協助 也要設法叫妖僧 嚐點苦子吃 知道母親的雷火珠不怕垢污 遂卽暗暗取出 雷火珠乃如意之寶 與主人已能心寶相合 只一動念 卽可命中 寒夢覷着妖僧注意劍光之時 一抖手

碗口大一團烈火 飛出 電溜一般快 直奔妖人面門而來 馬宏圖見自己的飛劍 敵不住紫
鄂劍 忙開口訣緊催劍光 猛見對面飛來一團烈火 快無倫比 打算取寶截迎 也來不及了
只可一提丹田氣工 由口中噴出一道藍烟 相似 一目真風 立時化爲一朵青蓮花 抵住雷
火珠 兩寶相遇 各不相讓 只見雷火珠 放出 百十道火線 青蓮放出 百十道藍光 寒
蕊一見大驚 雷火珠出世 向來未遇敵手 今日妖人公然吐出一朵青蓮抵住 就知道這個妖
僧 妖法高深 利害已極 只好將手一抬 收回寶珠 妖人亦吸回青蓮 寒蕊剛要再放白眉
針傷他呢 還未容取呢 猛見那妖僧拉出一面小旛 迎風一晃 頓時一片五色光華
紅霧 將她四人團圍罩住 一股腥臭之氣 刺人腦髓 別人不知道這是何物惟獨英瓊

前在雪山鬼風谷 上了西方野佛一回大當 知道今天佛僧放的是魔火毒光 自己
吃過一回虧 那大慈 趕緊趁着魔火初放 毒霧還輕 那敢待慢 趕緊招呼三人 湊到一
處 背對背坐好 紫鄂劍自動的 化爲一片紫光 揮揮霍霍將四個人圍在當中 雲鳳又將神
禹令取出 化成一片金光 罩在紫光外面 擋住毒火 將四人防護的週週密密 絲毫不能傷損
只是馬宏圖這個毒陣 並非同西方野佛 魔火黃沙陣一樣 此乃苗疆綠瓢派中最毒惡的魔
火 五雲陣 與南雪山雙魔洞八佛的 魔火旛相類 不過是馬宏圖只有五雲旛一面 八佛的
魔火篆旛每人一面 其毒更甚 這兩種妖旛 乃是異派至寶 正面八大門戶中 誰也無有

法寶 可破 非得他們異派中 高等仙人 方能破的這兩種妖陣 全都附有幻性 只要你眼睛一閉 立時就幻像層出不窮 遂心所欲 卽如顛仙鄭燮的七禽陣相類 天空中兩隻靈禽奉命在天空中 防守起初見自己主人 與妖僧各以劍光相拚 靈禽本想着乘隙下攫 暗助主人一臂之力 幾次飛下 全被毒烟擋回 靈禽正在焦急之時 猛見妖人放出一片五色祥光 帶着烈火 將四位主人 全都罩在當中 神鷲鋼羽 前在鬼鳳谷見過 遂卽彼此長鳴 幾聲知道非自己微末道力 所能敵的 遂卽展開雙翅 一齊飛回以雲村求救去了 二十七集中 聖水仙姑闔海白狐黃婉秋盜寶破五雲魔火陣 夫妻姐妹團圓 白骨夫人反正 法闔苗搖教主魯展光 老劍仙天台宗教主蔡雲章 出世闢法 救愛女 大破銅瓦寺 元江取寶 南雪山八魔代徒報仇 齊真八智請東方八佛收服八魔 綠瓢派主馬宏圖再成綠袍派 羣仙鬥法 開五府歐陽霜替死黃曉秋峨眉三次鬥劍 許多熱鬧節目 供在二十七集說明

續飛俠傳第二集終

